

徐氏醫學十六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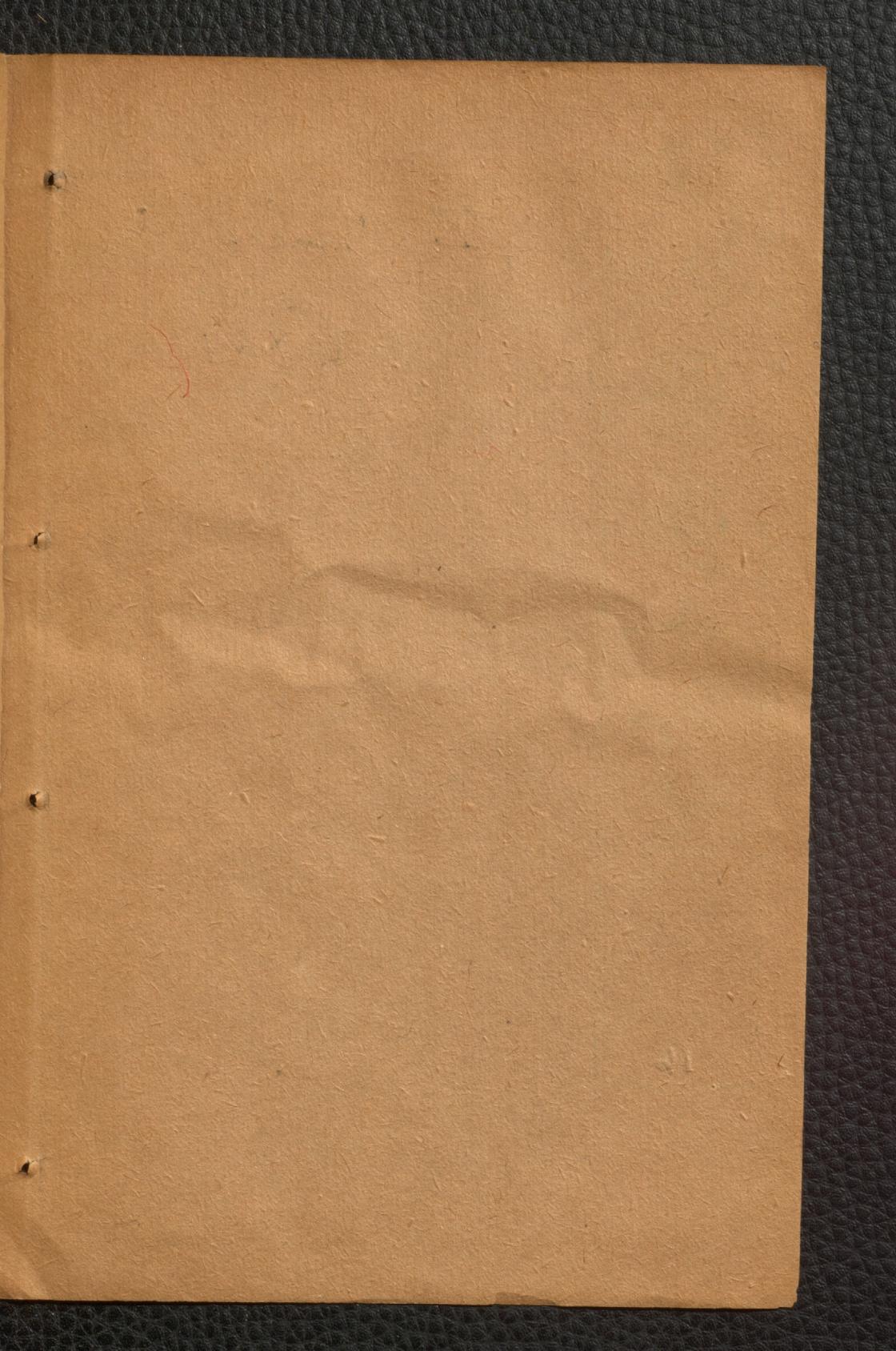
16

E

Chinese

Vol XVI

16



舌鑑總論

舌白總論

舌乃心苗。心屬火。其色赤。心居肺內。肺屬金。其色白。故當舌地淡紅。舌胎微白。而紅必紅潤內充。白必滑。傷溫傷熱。紅光必外露矣。是以凡治傷寒。苟能盡解其所傷之邪。而不脫其胎本來之白。此善能使邪正分局。元津元氣無傷焉。其溫病熱病之舌。亦必使紅色漸斂。漸淡。白胎漸有漸生。此邪熱始得外越。而元陰日漸內充也。當知紅乃藏氣所蘊所發。白為津液所布所結耳。夫傷寒邪犯皮毛。舌上先有白沫。繼則白涎。白滑再後則白屑白砂甚。則白疮白疳有舌中舌尖舌根之不同。見寒邪入裡之淺深微甚。即元氣之厚薄邪熱之輕重。從此可測矣。蓋舌固心之苗。心屬南方火。其色本當赤。今反見白胎滑甚者。是火不制金。乃水來劫火之象。故稱太病。其寒鬱皮膚。毛竅不得疏通。陽氣不得外發。故惡寒發熱在太陽時。頭痛身疼。項背強。腰脊痛至陽明經。則有白屑滿舌證。雖煩躁脉如浮緊。猶當汗之。係少陽者。白滑不滑。小柴胡湯和之。胃虛白胎滑甚者。理中湯加桂枝托之。邊白中黃。大柴胡小承氣分輕重下之。白胎亦有死症者。即水來劫火之賊邪也。其溫病熱病實由火燶金傷元陰。告匱劇症。藏氣安危。皆闢驗舌虛實寒。熱之機。一一分別圖論於左。

舌黃總論

黃胎者。裡證也。傷寒初病無此邪。係少陽亦無此舌。直至陽明府實。胃中火盛或邪遏。胃虛土氣洋溢。均能見此。有微黃不滑。有深黃胎尚滑甚。則乾黃焦黃也。種種不同。當分輕重治之。夫微黃不滑者。火初入胃。宜清解。栀子豉湯主之。深黃胎尚滑者。乃邪鬱胃虛。迫於胃而土氣洋溢也。宜汗解。葛根解肌湯。乾

黃邪雖外解火實內熾宜白虎湯。焦黃土燥火炎陰波告竭宜急下調胃承氣湯。若濕熱發黃則目黃如金身黃如橘茵陳蒿湯分利之。至蓄血發黃在上焦犀角地黃湯中焦桃仁承氣湯下焦代抵當湯然必大熱不解大渴飲水或漱水不欲嚥及便祕讒語痞結自利方可議清議汗議下若胃虛黃色外溢又當補中而佐以和解大抵舌黃證雖重劇脉長是中氣有權為可治。如黃中見黑脉急弦細為水土無氣必不可治矣。

舌黑總論

傷寒五七日舌見黑胎者最為危候。邪熱在表無此如一二日間獨見黑舌此心腎之氣敗絕於內藏之真色外見於舌黑獨見而亦不見者水能滅火為必死也。若白胎上漸漸中心黑者是傷寒邪熱傳裡之後紅舌上漸漸有黑心者乃濕熱疫癘傳變壞症將至也。蓋舌色本赤今反見黑者是水來耗火水極似火火過炭黑之理然有純黑有黑暈有芒刺不膈瓣更有瓣底紅瓣底黑之不同大抵火黑猶輕根黑最重如全黑者總有神丹萬難救療也。

舌灰色總論

灰色舌胎有陰陽之異寒熱之辨。直中陰濕即時舌便灰色而無積胎熱傳三陰必四五日表證罷而舌變灰色黃胎也有在根在尖在中之分亦有渾舌俱灰色者大抵傳經熱症則有灰黑乾胎法當攻下泄熱以存其陰若直中三陰見灰色無胎之舌入當溫經散寒以扶其陽更有蓄血證其人如狂或瞑目讒語亦有不狂不語不知人事而面黑舌灰者當分輕重以治其血切勿誤與冷水引領敗血入心而致不救也。

舌紅色總論

紅色者舌之正色也。舌屬南方火，其色本當紅，第紅光外露，不能內藏，斯為有病之舌。夫紅舌是少陰伏熱，蓄於心胃，乃自裏而達於表也。仲景曰：「冬傷於寒，至春變為溫病；至夏變為熱病。」故舌本煊紅而面色亦赤，至瘟疫之候，一方之内，老幼皆相似者，舌亦正赤而加以積胎也。如或失治，則瘟熱內蒸，豈但舌赤而已？必舌瘡疳腐，瘡細長短，病斯劇矣！然病有輕重，舌有微甚，且舌有根尖中下左右，種種不同，皆瘟毒蘊熱之所化，以見病之淺深輕重。有殊治法，亦各不相侔。當清化者，內解其毒，宜攻下者，搜滌其邪，總使元陰元氣無傷，庶不失中和之治。若論攻邪，無過達原解毒，施子波攻三黃石羔，大小承氣，至於養正，湏滋陰養營，六味七味保元，左歸生脈，無疑矣。

舌癰醫色總論

癰醫色舌胎者，乃夾食傷寒，復夾濕熱而胃氣不化，薰蒸於舌，故見此象也。傷之輕者，胎色薄，雖腹中疼痛不至下利惡寒者，可用桂枝湯加枳朴橘半，便閉不通，加姜汁煮大黃冷食，不消加乾姜、草豆蔻，其胎色厚而腹痛甚，服藥不應者，必危。要知癰醫色舌乃老黃兼黑色，釀成確是土邪，耗水水精不獲上榮火土之色，故口燥唇乾，大渴不能多飲，雖應下劑，鮮有克愈者。

舌紫色總論

紫色舌胎者，酒後傷寒也。由大醉露臥當風，或冷飲停積不散，或已病仍飲不節，或感冒不即解散，妄用姜葱熱藥，發汗汗雖出而酒熱留於心胞，伏於經絡，血氣不能上榮於舌，故舌見紫色，而又有微白胎膜也。胎結舌之根尖長短厚薄，涎滑乾焦，種種不同，當參脉證調治之。

舌藍色總論

藍色舌胎乃肝木之色，因無胃氣而發見於外也。凡病傷寒，雖經汗下，胃氣必傷，精微不能上奉，而心火

無氣冒土失其所依肺金乏其生氣則木寡於畏反假濁汚之氣以上乘腦中而胃脘之陽和頤失故純藍之色見於舌上也明是金木相併火土氣絕之候是以必死如舌色微藍或客見藍紋者猶可溫胃強脾調肝益肺十中或可冀其一効若純藍色見確是肝木獨旺胃失陽和雖無劇證必死無疑至勃萄痘瘡其舌色青藍或紫或醫乃是病邪所致然非若傷寒之藍舌必關藏氣為死候矣宜并參校之

妊娠傷寒舌總論

妊娠傷寒邪入經絡舌胎漸生輕則子殞重則母傷枝損果必墜母傷胎必傾母子安危當驗於舌舌青面赤子死母活舌赤面青母死子活舌面俱青母子皆死舌面俱赤子母皆活活法昭昭詳載女科指要法中

雜病源

陰陽

洞溪著

陰陽者天地之綱紀萬物之化生人身之根本也數之可而推之可萬故病有陰陽脈有陰陽以病言陰陽則表為陽裡為陰熱為陽寒為陰上為陽下為陰氣為陽血為陰動為陽靜為陰言多為陽語默為陰喜明為陽欲暗為陰陽微不能呼陰微不能吸陽病不能偏陰病不能仰以脈言陰陽則浮大滑動數皆為陽沉濁茲微遲皆為陰以藥言陰陽則升散為陽斂降為陰辛熱為陽苦寒為陰行氣分者為陽血分者為陰性動善走為陽性靜善守為陰此皆醫中之大法迨陰中復有陽陽中復有陰則此少彼多其中便有變化若陽有餘而便施陽治則陽愈熾而陰愈消陽不足而更施陰方則陰愈盛而陽斯滅矣道產陰陽原同一氣火為水之主水為火之源水火原不相離也何以見之水為陰火為陽象分水炭何謂同源蓋火性本熱使火中無水其熱必極熱極則亡陰而萬物焦枯也水性本寒使水中無火其寒必極寒極則亡陽而萬物寂滅矣此水火之氣固不可呼吸相離也其在人即元陰元陽即先天之元神元氣也欲得先天當思根底命門為受生之基水火之宅即先天之北闕也是舍此他求如涉海問津矣

凡人之陰陽但知以藏府血氣寒熱為言此是後天有形之陰陽若先天無形之陰陽則陽曰元陽陰曰元陰元陽者即無形之太以生以化神機是也性命係之故在上亦曰元氣元陰者即天一之水以長以立天癸是也強弱係之故在下亦曰元精元精者即化生精氣之元神也生氣通天惟賴乎此經曰得神者昌失神者亡即此之謂今之人多以後天勞役戕伐先天今之醫只知有形邪氣不知無形元氣夫有形者迹也感衰昭著體認無難無形者神也變幻倏忽挽回非易故精曰粗守形上守神

天地陰陽之道本貴和平則冷氣調而萬物生此造化生成之理也。然陽為生之本乃生氣也陰為死之基非真陰也故道家曰分陰未盡則不仙出分陽未盡則不死華元化曰得其陽者生得其陰者死陰虛生內熱陽虛生外寒陰盛生內寒陽盛生外熱此經言陰陽之虛實也。

經曰陽氣有餘為身熱無汗此言表邪之實也陰氣有餘為多汗身寒此言陽氣之虛也仲景曰發熱惡寒發於陽無熱惡寒發於陰

經曰陰勝則陽病陽勝則陰病陽勝則熱陰勝則寒陰根於陽陽根於陰病有不可正治者當從陽以引陰從陰以引陽各求其屬以衰之如求汗於血生氣於精從陽引陰也引火歸原納氣歸腎從陰引陽也此即水中取火火中取水之義陰之病也其來緩其去亦緩陽之病也其來速其去亦速陽生於熱也陰生於寒也陽病則曰熱陰病則夜甯陽虛則暮亂陰虛則朝爭蓋陽虛喜陽助則朝輕暮重陰虛喜陰助則朝重暮輕此言陰陽之虛也若係實邪與此相反陽盛則朝重暮輕陰盛則朝輕暮重此陽逢陽旺陰得陰強也其有或晝或夜時作時止不時而動者以正氣不能主持則陰陽勝負交相錯亂當培養正氣則正氣勝而陰陽將自和矣但或水或火必因虛實以求之

### 命門

命門之義督有兩枝以診法言左者為腎右者為命門故右尺診相火左尺診腎水以生氣言則腎皆屬水其真火實居兩腎之間即經日七節之旁中有小心也

命門為精血之海脾腎為水穀之海均為五藏六府之本然命門為元氣之根真火之宅一陽居於二陰之間為董育之主而五藏之陰氣非此不能滋五藏之陽氣非此不能發而脾腎是中州之土非此火不

能生細而分之戊土生於離宮之火己土生於坎宮之火故必春氣始於下則三陽從地起而後萬物得以化生豈非命門之陽氣在下總為脾胃之母故脾胃為灌注之本得後天之氣也命門為化生之原得先天之氣也此其中自有輕重本末之先後許知可以補脾不若補腎李東垣以補腎不若補脾各有真見

命門有火候即元陽之謂即生物之大然稟賦有強弱則元陽有盛衰陰陽有勝負則病治有微甚此火候之所以宜辨也茲姑以大抵言之則一陽之元氣必自下而升而三焦之普薄乃各見其候蓋下焦之候如地土化生之本也中焦之候如龕金水穀之爐也上焦之候如太虛神明之宇也下焦如地土者地土有肥瘠而出產異山川有厚薄而藏蓄異聚散操權總由陽氣入於此得一分即有一分之用失一分即有一分之虧而凡夭壽生育及勇怯精血以至病治之基無不由此而元陽之足與不足即為消長盈縮之主此下焦火候之謂也中焦如龕金者凡飲食之滋本於水穀食強則體壯食少則體衰正以胃中陽氣其熱如金使不其然則早食何以午即化午食何以申即化而金化之速不過如此觀龕金之少一炬則遲化一炬增一炬則速化一時火力不到則全然不化而脾胃之化與不化飲食之能與不能總由陽明之胃氣有強與不強而陰寒之邪氣有犯與不犯耳及其病也則漸痞漸脹或膈或嘔或十化其三五或膨聚而不消或吞酸噯腐而食氣不變或腹疼胸痛而終日不饑或清濁不分或完穀不化蓋化則無不運行不化則無不留滯運化則為氣為血留滯則為積為癥此其故謂非胃氣之不健而火候之無力乎今見治病治脹及治吞酸噯腐等證無論是熱非熱動輒呼為胃火而能堪否此中焦火候之謂也上焦如太虛者凡變化本於神明而神明必根於陽氣蓋此火生氣則無氣不至此大化神則無神不靈陽之在下則溫緩故曰相火以位陽之在上則昭著故曰君火以明是以陽長則陰消而離照當空故五

官治則萬類盛。陽衰則陰盛。而陽為陰抑。故聰明雋而神志衰。凡人聲色動定。及智愚賢不肖之有不齊者。何莫非陽德為之用。此上焦火候之謂也。三焦論火候。則各有所司。何以皆歸之命門。而不知水中之火。乃先天真一之氣也。藏於坎中。自下而上。與後天胃氣相接。而化為生生之本。是花草之榮在根。瓦釜之金之用。在柴薪也。使真修不發於湍源。則總屬無根之大火。而無根即為病氣。非元氣也。故易以雷在地下。而為復。可見火之標在上。而火之本則在下也。且火惟就燥性極畏寒。若命門陰盛。則元陽畏避。而龍火無藏身之地。故游散不歸。而為煩熱格陽。當從其性以導之。使陽和之氣。直入坎中。據其巢穴。而招之誘之。則相求同氣。而虛陽無不歸原矣。故曰甘溫能除大熱也。奈何虛陽指為實熱。不思溫養。而但知寒涼可以減火。安望其尚留生意哉。此醫家第一活人大義。倘三焦有客熱邪火。固不得不清。原非正氣大候之謂。學者當深明邪正。即得治生之要矣。

命門有生氣。即陽和不息之機也。無生。則無命矣。蓋陽性動而主升。陰性靜而主降。惟動。惟升。所以陽主生氣。惟靜。惟降。所以陰主死氣。陽和之氣。始於下。而盛於上。上升。則向生也。陰靜之氣。始於上。而降於下。下降。則向死也。故陽生於子。而前升後降。陰生於午。而前降後升。此陰陽之分歧。而死生之權柄。惟此毫厘升降之機耳。又如水煖則化氣。化氣則升。無不生也。水寒則成冰。成冰則降。無不死也。故腎氣獨沉。則奉生者少。即此生氣之理。至人之生氣。則無所不在。如藏府有生氣。顏色有生氣。脉息有生氣。七竅有生氣。四肢有生氣。二便有生氣。生氣即神氣。神自形生。何可不辨。衰者速培。猶恐弗及。然必細審孰者已廢孰者能益。生氣孰者能損。生氣孰者宜先攻。病氣以保生氣。孰者宜先固。生氣以禦病氣。生氣即少陽之氣。無非來自根本。其得其失。總在生息之間。經曰。得神者昌。失神者亡。即此生氣之謂也。命門有門戶。為一身鞏固之關也。經曰。倉廩不藏者。門戶不要也。水泉不止者。膀胱不藏也。得守者生。失守者死。又曰。腎者。胃

之關也。關門不利聚水而從其類也。又曰：北方黑色入通於腎。開竅於二陰。可見北門之主。總在乎腎。而腎之政令。總在乎命門。蓋命門為北門之樞。有陰陽之柄。陰陽和。則蓄泄有常。陰陽病。則啟閉無序。故有為癃閉不通者。以陰竭水枯。乾涸之不行也。有為滑泄不禁者。以陽虛火敗。收攝之無主也。陰精既竭。非壯水必不能充。陽氣既虛。非益火必不能固然。精無氣不化。氣無水不行。此其中又有可分不可分之妙用。亦在乎聰慧者之神悟耳。

命門有陰虛以火熱之偏勝也。火熱之偏勝。緣其真水之不足。故或為煩渴。或為骨蒸。或為欬血吐血。或為淋濁。遺泄。明是火證。而本非邪熱實熱之比。蓋實熱之火。其來暴而必有感冒之故。虛熱之火。其來徐而必有積損之因。此虛火實火之大有不同也。實火之火。可以寒勝。可以水折。所謂熱者寒之也。虛熱之火。其來徐火。不可以寒勝。不可以真水。所謂勞者溫之也。虛火因其無水。只當補水以配火。則陰陽自可平和。若欲去火以復水。則既虧之水。未必即復。而并火去之。豈不陰陽兩敗乎。且苦寒之物。絕無冲和之生氣。欲其補虛難矣。當以甘平微涼之品專補真陰。雖未必即愈。自可無害其胃。然後乘其可乘之機。暫一清解。或漸加溫潤。必使生氣漸來。庶乎脾可健。而熱可退。肺漸潤而嗽漸止。方是挽回之佳兆。多有得生者。若僅知柏為滋陰。則陰未得滋。而火焉得清。勢必敗胃而泄濁食減者多矣。

### 君火相火

君火以明。相火以位。君道惟神。其用在虛。相道惟力。其用在實。故君之能神者。以其明也。相之能力者。以其位也。明者。明於上。為神明之元。主位者。位於下。為化育之洪基。此君相生成之大道。而有此天。不可無此地。有此君。不可無此相也。以火象言之。輕清而光焰於上者。火之明也。重濁而溫蓄於下者。火之位也。明卽位之神。無明則神用無由以著。位卽明之本。無位則光焰何從以生。故君火之變化於無窮。總賴相

火之裁根於有地分之則一而二總之則二而一者也此君火相火之辨凡其為生化為盛衰人之所賴以生者惟此故內經特以七節之旁中有小心亦以見君相之義無藏不有總言大體則相火當在命門謂根荄在下為枝葉之本也析言藏守則藏府各有君相謂意念所出無不從乎神志也故凡心之肺脾之氣脾胃之倉廩肝膽之謀決腎之伎巧亦皆從位字發生而五藏各有位則五藏各有相人之情欲多有妄動者動則俱能起太太盛則傷元氣是為元氣之賊乃邪正之分歧也夫嗜欲之火邪氣也君相之火正氣也正氣之蓄即為元氣邪火之動則傷正氣是為元氣之賊當知火之賊人原非君相真火不論內邪皆為邪火邪火可言賊君相不可言賊也信夫

### 六要

六要素表裏寒熱虛實也此醫中最大關鍵明乎茲則萬病皆指諸掌以表言之則風寒暑濕火燥感於外者是也以裏言之則七情慾飲食傷於內者是也寒者陰之類或為內寒或為外寒寒者多虛而實者少熱者陽之類或為內熱或為外熱熱者多實而虛者少然虛者正氣不足也內出之病多不足實者邪氣有餘也外入之病多有餘

### 表證

表證者邪自外入者也凡風寒暑濕火燥氣有不正者皆是經曰清風大來燥之勝也風木受邪肝病生也熱氣大來火之勝也金燥受邪肺病生也寒氣大來水之勝也火熱受邪心病生也濕氣大來土之勝也寒水受邪腎病生焉風氣大來木之勝也土濕受邪脾病生焉又冬傷於寒春必病溫春傷於風夏生邪雖有六化只陰陽陽邪化熱傷氣陰邪化寒傷形傷氣者氣通於鼻鼻受無形之天氣而通乎藏故外

受暑熱而病有發於中者以熱邪傷氣也傷形者形充於血血營乎身寒邪傷之淺在皮膚深入經絡邪束於外熱遏營衛則為身熱體痛無汗惡寒是寒邪傷形也經曰寒則腠理閉氣不收故氣收矣。其則腠理開營衛通汗大池故氣泄矣此寒熱陰陽之辨而六氣感人又惟風寒為最以風為百病之長寒為殺屬之氣也人生內有藏府外有經絡邪之客於形身必先舍於皮膚次入經絡留而不去然後內連藏府此邪自外入之次若邪氣在表不可攻裏恐裏虛邪陷漫無解期矣表證既明裏證可因而辨也。

人身藏府內經絡在外故藏府為裡經絡為表在表手足各有六經為十二經以十二經分陰陽則六陽屬府為表六陰屬藏為裡以十二經分手足則足經之脉長而且遠自上及下遍絡四體故可按之以察周身之病手經短而且近皆出入於足經之間故診外感者但言足經不言手經也然足之六經又以三陽為表三陰為裡而三陽又以太陽為陽中之表以其脉行於背背為陽主表也陽明為陽中之裡以其脉行於腹腹為陰主裡也少陽為半表半裡以其脉行於側三陽傳遍漸入三陰也故欲察表證當分足三陽經而又以太陽一經包覆肩背周身內連藏府督俞為諸陽主氣獨四通八達之衝風寒傷之先犯此經足三陽由足入腹太陽在肌表之間而三陰主裡風寒自外入者未有不由陽虛而入陰經也若遇入三陰即為直中必連藏矣故陰經無獨見之表證

寒邪在表必身熱無汗以邪閉皮毛也

寒邪客於經絡必身體痛或拘急痠疼以邪氣外乘營血不能流利也

寒邪在表而頭痛有四足太陽經脈上循頭項故頭連腦而痛陽明經脈上循頭面故頭連額而痛少陽經脈上循髮際故頭角作痛厥陰脈上顛頂故頭頂作痛惟太陰少陰無外邪頭痛腎虛頭痛屬少陰瘓厥頭痛屬太陰也

寒邪在表陽氣不伸故令惡寒此傷寒惡寒如傷寒惡食也。

邪氣在表脈必浮而緊數以營氣為邪拘束不能和緩舒徐也太陽經起自內眞上頂巔下項挾脊抵腰膝外邪干之必發熱而頭項強痛腰脊強或膝脛痛也

陽明經起目上下綱循面按鼻行胸腹故邪在陽明必發熱目疼鼻乾不得眠也

少陽為半表裡之經繞耳前後循肩下脇肋故邪在少陽必寒熱往來耳聾口苦胸脇痛而嘔以上皆三陽表證不可攻裏或發表或微解或溫散或涼散或和解或溫中托裡而為不散之散或補陰助陰而為雲蒸雨化之散

風寒在表脈必浮緊浮則為風緊則為寒風則傷衛寒則傷營營衛俱病骨節煩疼當發其汗也風為陽衛亦為陽寒為陰宮亦為陰陽邪傷衛陰邪傷營客從其類也衛得風則熱營得寒則痛營衛俱病故骨節煩疼也

浮脈屬表理固然也若寒邪初感之其者拘束衛氣不能外達脈必沉而兼緊但當以發熱惡寒頭痛身疼諸表證參合之血虛火迫動血脉數浮大按必索然陰虛水虧脈必浮數無力但當兼濇耳內火熾盛脈亦浮大或洪或數為異關陰格陽脈亦浮大按必格指若此之類俱非表脈必當以形氣病氣有無表證參酌之庶免誤治之失外感寒邪脈大者必病進以邪氣日盛也然必大而緊數方為病進若初病脈小以後漸大漸緩者此從陰轉陽又為胃氣之脈病雖危劇終當漸解也病若未減脈氣緊而無力者靡有愈期也蓋緊者邪氣也力者元氣也緊而無力是邪氣有餘而元氣不足何以逐邪外出耶善診者必使元氣漸充則脈漸有力自小漸大自虛漸充漸至微洪微滑此是陽氣漸進而表將自解矣若日見無力而脉數日甚危亡之兆也

病必自外入者方得謂之表證。若由內以及外，便非表證矣。經曰：從內之外者，治其外；從外之內者，治其內。外從內之外而感於外者，先調其內，而後治其外；從外之內而感於內者，先治其外，而後調其內。此内外先後之不可不知也。

傷風中戾皆屬風邪，不可均作表證。傷風之邪，自外而入，表證也可散之溫之而已。中風之病，雖有風邪，實由內傷而入，宜扶本疎邪，乃為正治。更有本無風邪，形證類乎中風者，積損累敗致然也。俱不可作表證論。

發熱之類似皆火證，但當分辨表熱裡熱。凡邪在表而發熱者，表熱裡無熱也。此因寒邪在表，治宜解散。邪解而外熱可解。在裡發熱者，裡熱甚而達於外也。此是火證，治宜清涼。裡熱化而外熱亦解。凡此雖分內外，皆可作邪熱證論治。若陰虛水虧為骨蒸，為夜熱者，此藏虛內熱，切不可作邪熱例治。惟壯水滋陰，則虛熱可解。

濕燥二氣亦外邪之類，但濕有陰陽，燥亦有陰陽。濕從陰化為寒，濕從陽化為濕，熱燥從陽化因為大燥。從陰化發於寒，熱則傷陰，必連於藏寒；則傷陽，必連於經。此濕燥皆有表裡，皆有陰陽，必當細辨別治。經曰：因於濕，首如裹。又曰：傷於濕者，下先受之。若衝風冒雨，動作勞苦，汗濕沾衣，皆濕從外入者也。嘔飲酒釀，恣啖生冷，內傷脾胃，泄瀉腫脹，嘔吐痘瘡，皆濕從內出者也。在外在上，宜汗解；在內在下，宜分利。濕熱宜清宜滌，寒濕宜燥宜溫，又曰：清氣大來燥之勝也。風木受邪，肝病生也。即中風之屬，蓋燥勝則陰虛，陰虛則血少，血少則或為牽引，或為拘急，或為脾腎風消，或為藏府乾結。此燥從陽化，陰氣不足，而傷乎內者然也。治當養營滋陰為主。若秋令太過，金氣勝而風燥從之，則肺先受病而燥生也。此傷風之屬，由風邪外乘，氣應皮毛，故身熱無汗，乾咳喘滿，鼻塞聲啞，咽乾喉燥，此燥自金生。衛氣受邪，而傷乎表者然。

也治以輕揚解散潤肺祛邪為主

裏證

裏證者病之在內在藏也。凡病自內生則或因七情或因勞倦或因飲食所傷或為酒色所困皆為裏證未免誤表作裏證裏作裏最為大害當詳辨之。

身雖微熱濶濶汗出不止及無身體浸波拘急脈不緊數者此熱非在表也。  
身熱不惡寒反惡熱此絕無表邪乃陽明熱盛於裏正為裏證也。

凡病表證而小便不利者知邪已入裏也。

表證不罷而飲食不進胸腹拒按者此邪已實於裏也若嘔惡口苦心胸滿悶乃表熱傳至胸中漸入於裏也煩燥不眠躁渴譏語腹肚下利者皆邪熱深入於裏也腹脹喘滿大便結硬潮熱班黃脈滑數實此則陽明胃府裡實方可下之也。

七情內傷過於喜者傷心而氣散心氣散者收之養之過於怒者傷肝而氣逆肝氣逆者平之抑之過於思者傷脾而氣結脾氣結者溫之豁之過於憂者傷肺而氣沉肺氣沉者舉之舒之過於恐者傷腎而氣怯氣怯者壯之安之。

飲食內傷氣滯而積者胃之實也宜消之逐之不能運化者脾之虛也宜緩之助之。

酒熱傷陰煩滿而欬嗽者濕熱為病也清之泄之酒濕傷陽腹痛泄瀉惡者寒濕為病也溫之燥之勞倦傷脾者脾主四肢也必當調補其中氣。

色慾傷督陽虛無火者兼培其元氣陰虛無火者純補其真陰淡飲為患必有所本治所從來方為至治若但治標非良法也五藏更藏傷本不易辨然有諸中必形於外也故肝病則目不能視而色青心病則

舌不能言而色赤脾病則口不味而色黃肺病則鼻不聞香而色白腎病則耳不聽音聲而色黑。

寒熱

寒熱者陰陽之化也。陰不足則陽乘之而變為熱。陽不足則陰乘之而變為寒。故陰勝則陽病。陰勝為寒也。陽勝則陰病。陽勝為熱也。熱極則生寒。是熱極而陽內陰反外也。寒極則生熱。乃寒極而陰盛而陽行於外也。陽虛則外寒。寒必傷陽也。陰虛則內熱。熱必傷陰也。陽勝則外熱。陽歸陽分也。陰盛則內寒。陰歸陰分也。寒則傷形。形言表也。熱則傷氣。氣言裡也。故火旺之時。陽有餘而熱病生。水旺之時。陽不足而寒病起。人事之病。由於內氣之病。由於外寒熱之表裡。當知寒熱之虛實亦不可不辨。熱在表者為發熱。頭痛為丹腫斑蕩。為揭去衣被為諸痛。瘡瘍在裡者為脹滿。督脈為煩渴痞結或喘急叫吼。或躁擾狂越。熱在上者為頭疼目赤為牙痛喉瘡為諸逆冲上為喜冷舌黑。熱在下者為腰足腫痛二便閉滯或壅痛遺精或溺赤便渴。

寒在表者惡寒身痛浮腫膿波。又容顏青慘四肢寒厥。

寒在裡者惡心嘔吐冷嚥腸鳴及心腹疼痙喜熱畏冷。

寒在上隔吞酸噯腐噎塞反胃及飲食不化喘腹呃噦。

寒在下焦清濁不分腹痛飧泄及陽痿遺精肢體寒冷。

真寒之脉必遲弱無神真熱之脉必滑數有力。

陽藏之人多熱陰藏之人多寒。陽藏者必平生喜冷畏熱即朝夕食冷絕無所病此真陽之有餘也。陰藏者喜熱畏冷。喜食寒涼必傷脾胃此真陽之不足也。第陽強者少。十惟二三。陽弱者多。十常七八。然恃强者每多致病。畏弱者多獲康安。若見彼之強忘我之弱則與侏儒觀場醜婦効顰者無異矣。

寒熱有真假者。陰證似陽，陽證似陰也。惟陰極反能發熱，是內寒外熱，即真寒假熱也。陽極反能發冷，乃內熱外寒，即真熱假寒也。假熱者最忌寒涼。假寒者切忌溫熱。辨此之法，當以脈之虛實強弱為主。

假熱者，水極似大也。凡病傷寒，或雜病，其有素虛寒，偶感邪氣而反熱者，有勞倦受邪而反熱者，酒色過度受邪而反熱者，七情過度受邪而反熱者，更有原非火證，誤服寒涼而反熱者。真熱本發熱而假熱亦發熱，見證亦面赤煩躁，大便不通，小便赤澀，或為氣促，咽喉腫痛，或為身熱，脉勢躁疾，未免誤認為熱，妄投寒涼，下咽必斃。不知身雖熱而裡實寒，正是裡寒格陽之證，乃虛陽不歛也。故口雖乾渴，不喜冷飲，極禁之則止。自與登高罵詈者不同。此虛狂也。或斑如蚊跡，淡紅細碎，自與熱極虛緊者不同。此虛斑也。假熱之脉，沉細急疾，或豁大無神。此熱越皮膚，寒在藏府。所謂惡熱非熱明是陰證也。似此內敗真寒，不知求本，但知攻熱，則無不速危矣。急當以八味理陰，回陽四逆，倍加附子，引火歸原，使元陽漸回，則熱必退，藏所謂火就燥者是也。經曰：身熱，脉數。按之不鼓，擊之不散。此陰勝格陽，非熱也。仲景治少陰證，煩躁發狂者，四逆湯加猪胆汁、人尿以平格陽之氣。東垣治面赤目赤，煩躁欲飲，脉七八至，按之則散者，此無根之火，當以姜附湯加人參以補攝元氣。外臺秘要以陰盛格陽，名陰躁，欲坐井中，宜以熟藥治之。假寒者，火極似水也。如傷寒熱甚，失於汗下，致陽邪元極，熱伏於內，自陽入陰，其初身熱漸至發厥。神志昏沉，或時畏寒，此真寒本畏寒，而假寒亦時畏寒，是厥深熱深，熱極反兼寒化也。必聲壯氣粗，形強有力，唇焦舌黑，燥渴欲冷，小便赤澀，大便祕結，或熱結旁流，下利清水中，仍有燥薑，及失氣極臭者，非寒也。脉必滑數有力，是實熱內結也。承氣湯心煩潮熱，大柴胡湯有熱無結，自汗煩渴，脉洪無力者，如神白虎湯。

雜病假寒必時慄畏寒。口渴飲水。此熱極於內。陽氣不伸。正寒在皮膚。熱在藏府也。所謂惡寒非寒明是熱症。故飲冷便結。溺濁口臭。躁擾不寧。脉必滑數有加。當以涼膈加速清熱存陰。內熱既除。則假寒自退。所謂水流濕者是也。經曰身熱厥冷。脉必滑數。按之鼓擊於指下者。此陽極似陰非寒也。

### 虛實

虛實者。有餘不足也。有表裏之虛實。氣血之虛實。藏府之虛實。陰陽之虛實。凡外入之病。多有餘內出之病。多不足。實言邪氣當溫。虛言正氣當補。欲明虛實。當知根本。夫病邪之實。固為可慮。而元氣之虛。更屬可慮。診病之法。必先以元氣為主。而後求病邪之深淺。若實而誤補。不過增病。病增者。隨可解救。虛而妄攻。必致脫元。元脫者。不可生矣。總之虛實之要。莫逃乎脈。如脈之真有力。真有神。方是真實症。脉之假有力。假有神。便是假實症。矧脉之無力無神。以至全無力全無神者。

表實者。發熱身痛。或寒鼓頭。或發熱揚衣。揚手擲足。寒束於表者。無汗。火結於表者。有煩。走注紅痛。知營衛之有熱。拘急痠疼。知經絡之有寒。

裏實者。為痛脹為痞堅。為閉結喘滿。為煩躁懊憹。或氣血積聚。結滯腹中。不散。或寒邪熱毒。深留藏府。難消。

陽實者。多實惡熱。陰實者。多痛惡寒。氣實者。氣必喘粗。聲音壯厲。血實者。血必凝聚。多痛且堅。心實多言多笑。小便黃赤濁少。肝實多脾多怒。小腹兩脇疼。痛。脾實。痞滿。腹脹。氣閉。身重。肺實。喘欬。多痰。胸滿。氣逆。腎實。氣壅。寡閉。二便痛澑。

表虛多汗。戰慄。怯寒。耳聾。眩暈。目暗。羞明。或肢體麻木。舉動不勝。煩勞。或皮毛枯槁。肌肉日漸瘦削。或顏色憔悴。或神氣索然。裡虛心怯。心跳多驚。津液內竭。神志不寧。或饑不飲食。渴不喜冷。或畏明張目。惡聞

人聲或飲食難化時多嘔惡。或氣虛中滿二便不利或遺精而洩溺不禁或泄瀉而脫出肛門女子血枯經閉胎多下墮帶下赤白崩漏瘡淋

陽虛者火虛也。為神氣不足。眼黑頭眩。欬嗽吐沫必多寒而畏寒。

陰虛者水虛也。為骨蒸勞熱亡血戴陽乾歟失精必多熱而畏熱。

氣虛者氣短似喘聲音低怯。

血虛者肌膚乾澇筋脉拘攣。

心虛則神慄怛志意怯慮多悲愁不樂肝虛則目睂睂無所見善恐陰縮筋攣脾虛則四肢不為我用飲食不為膚肌肺虛氣少自微皮毛枯澇少澤腎虛二便不禁夜多夢泄遺精

虛者宜補實者宜瀉不知虛中復有實實中復有虛故至虛有盛候大實有羸狀也如病起七情或饑飽勞倦或酒色所困或先天不足每多身熱便閉虛狂脹滿戴陽假班證似有餘實由不足又如外感未除留伏經絡飲食不消積聚藏府或鬱結逆氣有不可散頑痰瘀血有所留藏病若致羸似乎不足不知病根未剗實非虛症也經曰無實實無虛虛謂損不足而益有餘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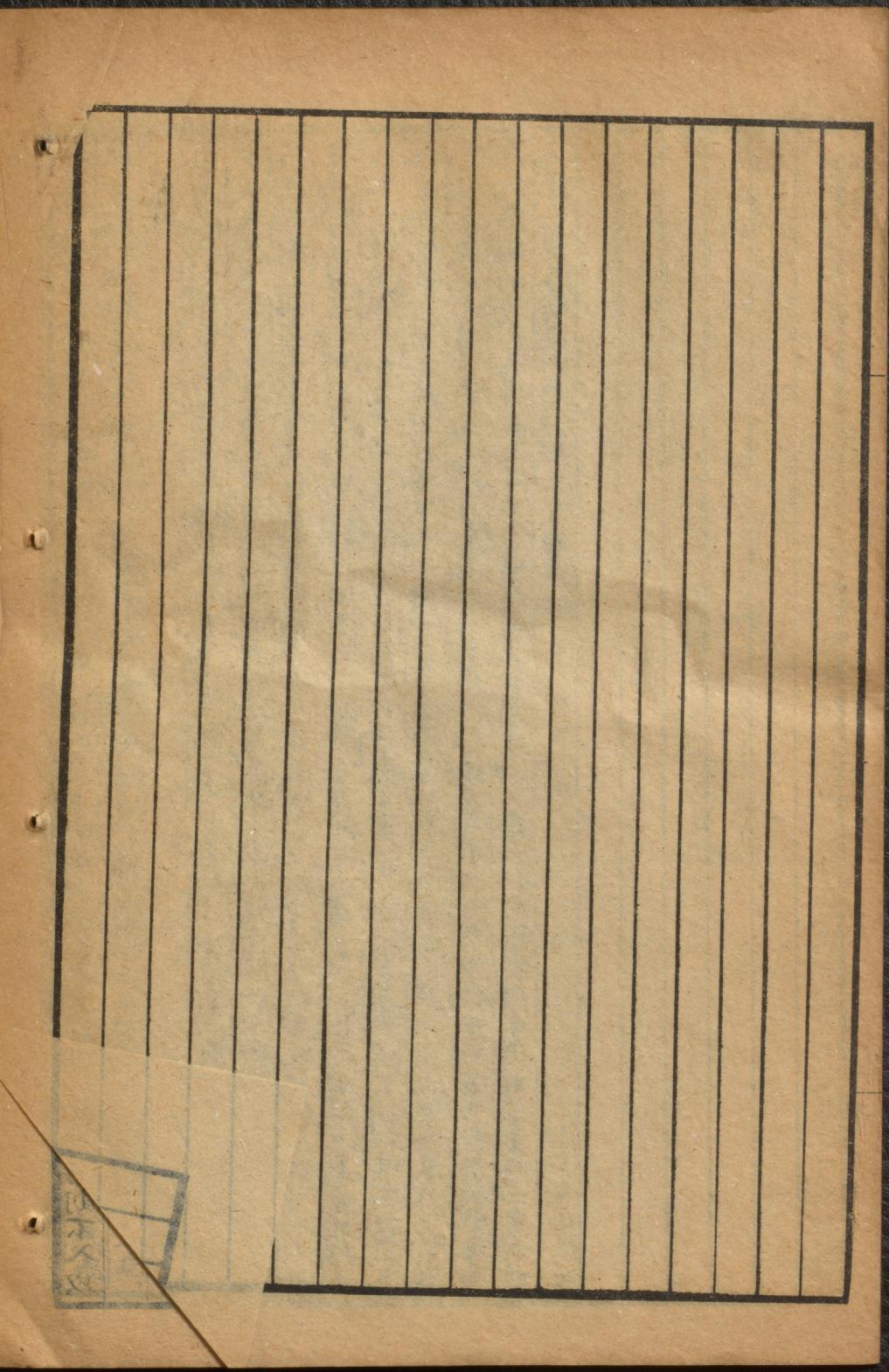
### 治法

逆者正治從者反治以寒治熱熱治寒此正治也正即逆也以熱治熱以寒治寒是反治也反即從也如熱藥散寒病而寒不去者無火也當以桂附參熟治之即益火之原以消陰翳也熱治寒而寒不退反用寒涼而寒退者此正假寒之病以寒從治則熱化而寒自解也寒藥治熱病而熱不除者無水也當以六味知柏治之即壯水之主以制陽光也寒治熱而熱不愈反用參薑桂附八味而退熱者此即假熱之病以熱從治即甘溫能除大熱也熱因寒用者沉寒內結當以熱藥治之第寒甚格熱熱不能前則以熱藥

冷服下咽之後冷性既消熱性便發情且不違而致大益寒因熱用者如大熱在中以寒政治則不入以熱政治則病增乃以寒藥熱服入腹之後熱性既消寒性遂行情且協和而病日以減也

氣味

氣味之辨則諸氣屬陽諸味屬陰氣本乎天有四寒熱溫冷是也味本乎地有六酸苦甘辛鹹淡是也溫者天之陽寒涼者地之陰也辛甘淡者地之陽酸苦鹹者地之陰也陽主升而浮陰主沉而降辛主散其行也橫故能解表甘主緩其性也和故能補中苦主瀉其行也下故可去實酸主收其性也斂可以治泄淡主滻其性也利可以分消鹹主軟其性也況可以導滯用純氣者取其動而能行用純味者取其靜而能守氣味兼用合和之妙君臣相配宜否之機既欲其宜尤當知忌先避其害後用其利一味不投眾善俱棄欲表散者須遠酸寒欲降下者勿兼升散陽旺者當知忌熱陽衰者沉寒勿犯上實者忌升下實者忌秘上虛者忌降下虛者忌泄諸動者再動即散諸靜者再靜則滅甘勿施於中滿苦勿投於假熱辛勿需於熱躁鹹勿用於傷血酸本木味最能耗土脾氣虛而少運者切勿輕投陽中復有陰象陰中復有陽訣使能燭此陰陽則藥理雖立豈難透徹



吳江徐靈船大椿著

調經門

汪石山治一婦瘦小年二十餘經水紫色或前或後臨行腹痛喜熱惡寒或時感寒腹亦作痛脉皆細濡近滑兩尺重按略洪而滑此血熱也或謂惡寒如此何謂為熱曰熱極似寒也遂用黃連四兩香附歸身尾各二兩五靈脂一兩為末糊丸空腹吞之而愈

一婦年二十一歲六月經行腹痛如刮難忍求之脉則細軟而弱尺則沈弱而近駛汪曰細軟屬濕數則為熱尺沈屬鬱滯也以酒者黃連八兩炒香附六兩五靈脂半炒半生二兩歸身尾二兩為末糊丸空心湯下三四錢服至五六料越九年得一子後屢服屢效十五年後前篤固竅汪復診之脉皆洪滑無力幸其尚有精神汪曰此非舊日比矣舊乃鬱熱今則虛寒東垣曰始為熱中終為寒中是也經曰脉至而從按之不鼓乃陰盛陽當作寒治且始病時而形斂小今則形肥大矣書曰瘦人多血熱肥人多血虛豈可同一治也所可慮者汗大泄而脉不為浮衰血大崩而脉不為血減耳且痛日重夜輕知由陽虛不能健運故亦凝滯而作痛以證參脉宜用助陽若得脉減痛輕方為佳兆遂投參耆歸木桂附一劑來朝再診脉皆稍甯服至二三十劑而已愈蓋病有始終寒熱之異藥有前後用舍不同形有肥瘦壯少不等豈可以一方而通治哉

發熱門

吳姜山治一婦經血過多五心煩熱日晡潮熱脈數沉濡諸藥不効投以四物湯加胡黃連三服而愈

薛新甫治一婦人經候過期發熱倦怠或用四物黃連之類反二月一度且少而成塊又用峻藥導通之兩

目如帛所蔽。臍脾為諸陰之首。目為血脉之宗。此脾一受傷。五藏皆為失所。不能歸於胃。胃氣虛。則清陽皆不能上奉。遂用補中益氣歸脾二湯專主脾胃。半年尋愈。

熱入血室門

許學士治婦病傷寒發寒熱。遇夜則如冕羽狀。經六七日忽然昏塞。涎響如引鉛牙關緊急。瞑目不知人。病勢危困。許視之曰。得病之初。曾值月經來否。其家云。經水方來。病作而經遂止。得一二日發寒熱。晝雖靜。夜則有鬼祟從口。昨不省人事。許曰。此乃熱入血室證。仲景云。婦人中風發熱。亞寒經水適來。晝則明了。暮則讖語。如見鬼狀。發作有時。此名熱入血室。醫者不曉。以割劑與之。遂致胸膈不利。涎潮上湧。喘急。食。渴。昏冒不知人。當先化其痰。後除其熱。乃急以一呷散投之。兩時項涎下。得睡。省人事。次以小柴胡湯加生地黃三服而除不汗而自解矣。

一婦人熱入血室證。醫者不識。用補血調氣治之。數日遂成血結胸。或勸用藥。許公曰。小柴胡已達不行也。無已刺期門穴斯可矣。子不能鍼。請善鍼者治之。如言而愈。或問熱入血室。何為而成結胸也。許曰。邪氣傳入經絡。與正氣相搏。上下流行。遇經水適來。適斷邪即乘虛入於血室。血為邪所迫。上入肝經。肝受邪則讖語。而見鬼。復入膻中。則血結於胸中矣。何以言之。婦人平居。水養木。血養肝。方未受孕。則下行為月水。既受孕。則中蓄之養胎。及已產。則上壅之以為乳。皆血也。今邪逐血。併歸於肝經。聚於膻中。結於乳下。故手觸之則痛。非藥可及。故當刺期門也。

虞德恒治一少婦。夏月行經。得傷寒似瘧。讖語狂亂。諸醫皆以傷寒內熱。投雙解散。解毒湯。服之大汗如雨。反如風狀。次以牛黃丸。金石之藥。投愈劇。一日延虞診視。脉弦而大。虞思傷寒內熱。狂亂。六陽俱病。豈不口乾舌黑。況脈不數。病體按之或熱或靜。其腹急癟。意必有內傷在前。傷寒在後。今傷寒停汗。

雖已內傷。則尚存故也。因細問之。患者曰。正行經時。因飲食後。多必用冷水抹身。因得此證。方知冷水外明其汗。內阻其血。邪熱入於血室。經血未盡。血得邪熱。乍靜乍亂。故寒熱讒語。掉眩類風也。須得玉燭散。丁之下後。讒語已定。次以四物。小柴胡湯。調理五日。熱退身涼。患家頤。

衍義云。一婦人。溫病已十二日。診之。其脉六七至而澀。寸稍大。尺稍小。發寒熱。煩赤口乾不了了。耳聾。問之。病數日經水力行。此屬少陽熱入血室也。若治不對病。則必死。乃按其證。與小柴胡湯服之。二日。又與小柴胡湯加官桂。乾姜。一日。寒熱遂止。又云。臍下急痛。又與抵當丸。微利。臍下痛除。身漸涼。脈漸勻。尚不了了。乃復與小柴胡湯。次日。但胸中熱躁。口鼻乾。又少與調胃承氣湯。不得利。次日心下痛。又與大陷胸湯半服。利三行。次日虛煩不寐。時妄有所見。復狂言。雖知其尚有燥屎。以其極虛。不敢攻之。遂與竹葉湯去其煩熱。其夜大便自通。至晚兩次。中有燥屎數枚。而狂言虛煩盡解。但歎噯唾沫。此肺虛也。若不治。恐成肺壅。遂與小柴胡湯去人參。太棗。生姜。加乾姜五味子。一日。欬減。二日。而病悉愈。

薛文齋治一婦人。懷抱素體。感冒風熱。經行讒語。服發散之劑不應用。寒涼降火。前證益甚。其更加月經不止。肚腹作痛。嘔吐不食。疾涎自出。此脾胃虛寒。用香砂六君子湯。脾胃漸健。諸證漸退。又用歸脾湯而全愈。

### 經行泄瀉門

汪石山治一婦。必泄瀉三日。然後經行。診其脉皆濡弱。此脾虛也。脾統血制濕。經行將動。脾血先已流注血海。然後下行。為經。脾血既虧。則脾氣亦不能運行其濕也。今作參苓白朮散。每服一錢。一日米飯調下二三次。月餘竟不瀉。

一婦年逾四十。形長色脆。病經不行。右脉浮軟而大。左脉虛軟而小。近騷常時。經前作瀉。今年四月。感風。

欬嗽用湯洗浴汗多因瀉一月。六月復因洗浴發瘧六七次。瘧雖止而神思不爽。至八月盡而經水過多。白帶時下。泄瀉不止。右脚皮痛。舊曾明脚根今則假此延痛。腎腰肋尻骨頸項右遍經脈皆掣痛。或欬嗽一聲。則腰眼痛如腰折。日輕夜重。叫號不已。幸痛稍止。飲食如常。今詳月水過多。白帶時下。日輕夜重。泄瀉無時。亦寓下多。陰宜作血虛論治。服四物止痛之劑益甚。尤月汙復診視。始悟此病乃合仲景所謂陽生陰長之法矣。夫經水多。白帶下。常泄瀉皆陽虛下陷致然。名曰脫陽。日輕夜重者。蓋日陽旺而得健運之臟。故血無凝滯之患。而日故輕。夜則陰旺而陽不得其任。失健運之常。血亦隨滯。故夜重。遂以芩朮助陽之藥煎服五七劑。一月全安。

經閉門

一室女年十七。病久人愈。天癸不通。發欬嗽。飲食少。無欲。故用通經丸。薛曰。此蓋因血氣不足。陰血未充。故耳。但養血氣。益津液。其經可自行。彼惑於運動。仍用之。余曰。非其治也。此乃剽悍之劑。大助陽火。陰血得之。則妄行。脾胃得之。則消耗。後果經血不止。飲食不入。遂致不救。

一婦人將一女子年十五時來診。言女子十四時經水自下。今之經反斷。其母言之恐怖。余曰。若是夫人親女。必夫人年十四時亦經水下。所以斷者。為避年乃怪後當自下。此真氣猶怯。專賦素弱。而然也。如欲藥之。宜固先天真氣。使水升火降。則五臟自和。而脉通行矣。

一婦人月事不行。寒熱往來。口乾煩赤。飲食少進。至暮間欬二三聲。諸醫皆用蟲水蛭乾漆硝砂芒青紅娘子沒藥血竭之類。惟余不然。曰。古方雖有此法。奈病人服之。必脣腹發痛。飲食不甘。乃命止藥。內經曰。二陽之病。發心脾。心受之。則血不流。故女子不月。既已受精。數宜抑火。大升水流濕潤燥。間日誦食。乃湧出痰一二升。下泄水五六行。水濕上干。皆去血氣。自然湍流。月事不為水濕所閼。自可依期而至。

矣。亦不用蟲等有毒之藥。如用之。則月經縱來。小溲反閉。他證生焉。凡精血不足者。宜補之。以味大忌有毒之藥。性偏氣悍。而致天枉多矣。

一婦人年二十四歲。經水不行。寒熱往來。面黃煩赤。口燥唇焦。時歟二三聲。視其所服之藥。黑袖散。鴉金丸。四物湯。燒肝散。鱉甲散。建中湯。寧肺散。鐵父子百轉劇。家人意倦。不欲求治。余憫之。先湧瘡五六升。午前湧畢。午後病除。後二日復輕湧之。又去疾一二升。食血進不數日。又下通經散。瀉訖一二升。數日後去死皮數重。小者如數片。大者如膜皮。不月餘經水自行。神氣大康矣。

### 血崩門

五營人母年五十餘血崩一載。僉用澤蘭丸。黑神散。保安丸。白薇散。補之不効。余見之曰。天癸已盡。本不當下血。蓋血得熱而流散。非寒也。夫女之血崩。多因大悲哀。悲甚則肺葉布。心系為之血。血不禁而下崩。內經曰。陰虛陽搏。謂之崩。陰脈不足。陽脈有餘。數則內崩。血乃下流舉世以虛損治之。莫有知其非者。可服大劑者。黃連解毒湯是也。次以香附二兩。炒白芍二兩。炒當歸二兩。焰三味同為細末。溫水調下。又服橘柳丸。不旬日而安。

西園公治婦人年六十二歲。血崩不止。投黃連解毒湯四劑。後服涼膈散合四物湯六劑。後即愈。此婦因悲哀太過。則心系急。肺布葉舉。而上焦不通。熱氣在中。迫血而崩。故動。

薛氏治一婦人。年將七十。素有脾肺之證。每發則飲食不進。胸膈不利。或中脘作痛。或大便泄濁。或小便不利。投以逍遙散。加山梔木香。香附。換茯神。而愈。後憂女傭居。不時崩下紫黑血。其病每作半晝息而後發。東經曰。積憂傷肺。積痰傷脾。肺傷則肝木無制。脾傷則木愈來乘。脾肺兩傷。則肝陽獨旺。不能攝血。歸經而發也。隨以前方加炒黑黃連五分。炒黑豆蔻三分。一服頓止。數服而康。

一婦人年六十四歲。素多鬱怒。每患必頭痛寒熱。春間乳內作痛。服涼氣飲之類益甚。不時有血如經行。又大驚恐。則飲食不進。夜寐不寧。乳腫及兩脇。極痛如灸。午後赤甚。全以為肝脾鬱火。血燥失以逍遙散。加醋浸炒黑龍膽草一錢。炒黑山楂一錢半。二劑。腫痛頓退。又二劑而全消。改用歸脾湯。加黑山楂川貝母。諸證悉痊。

一婦因怒崩血。久不能止。面色青黃或赤。此肝木制脾土而血虛也。用小柴胡合四物湯。以清肝火生肝血。又用歸脾補中二湯。以益脾氣生肝血而瘥。此證若因肝經風熱而血不寧者。以防風一味為丸。以兼證之藥煎送。或肝經大動而迫血者。用條芩炒黑為丸。以兼證之藥煎送。無有不効。

一婦人性急多怒。每怒非耳項喉嚨胸乳作痛。即胸滿吞酸吐瀉。崩下不止。此皆肝大之證。肝目病。則外證見。土受剋。則內證作。治外證用四物湯加白朮茯苓。柴胡炒山楂炒龍膽。治內證用四君湯加柴胡白芍木香吳茱萸炒黃連。內外證先後迭治。悉平。惟血崩不淨。是血分有熱。脾氣尚虛。以逍遙散倍用白朮茯苓。又以補中益氣湯加醋炒白芍炒鬆生地。一月之間。血止而經亦調矣。

戴同文治一婦血大至。曰崩中。或清或濁。或純下塊。血瘀腐勢不可遏。甚則頭目昏暈。四肢厥冷。並宜膠艾湯。吞靈砂丸。佐以三灰散。或以童子小便煎理中湯。或以沉香降氣湯。加入白朮霜。血崩甚而腹又痛。人多疑為惡血未盡。又見血色瘀黑。誠信惡血之說。不敢止截。大凡血之為患。欲出未出之際。停在腹中。即成瘀色。固難盡以瘀色之血為惡。又焉知瘀之不為虛冷乎。若必待瘀去之後截之。恐併與人無之矣。此腹痛更有說。瘀血腹痛。血通則痛止。崩下腹痛。血住則痛止。宜芎歸湯加炮姜黑附。止其血而痛自止矣。

薛新甫表弟。不健甫內。年五十。卒。患血崩。諸藥罔效。壬寅八月。身熱體痛。頭眩涕出。吐沫少食。嘔作大

治。展轉發熱。絕粒數日。余診之曰。脾胃久虛。遇寒。遇溼。遇風。未已。寒病復起。遂用八味丸料一服。翌早。遂索粥數匙。再服食倍。熱減痛止。乃服八味丸而愈矣。卯秋。因勞役。憂怒病。雖幸不大發。甲辰夏。怒復微弱。此無根之火。內虛寒而外假熱也。十全大補湯加附子一劑。食粥三四匙。仍服八味丸而始愈。大尹王天成之內血崩。自服四物涼血之劑。或作或止。因怒發熱。其血大下。服前藥不應。更主降火。腹脇大痛。手足俱冷。余曰。此脾胃虛寒所致。先用附子理中湯。痛止肢熱。又用補中益氣歸脾二湯。崩血頓止。熱亦解。而食進神康矣。

錦衣楊永興之內血崩。遇服寒涼之劑。其證益甚。肚腹疼痛。飲食不入。發熱煩燥。脉洪大而虛。余診之曰。此脾經氣血虛而發熱也。當急用八珍湯加炮姜以溫補之。稍違則不救。彼不信。仍服止血降火之劑。虛證蜂起。始信余言為不謬。但惜緩不及治矣。

東垣治郭大方內經血暴崩。曾殞身失血。以後經數日一來。今次大下不止。脈沉細而間有數眾。九數微不利。四肢無力。氣喘短促。口鼻氣皆不調。此心氣不足。飲食失節。脾胃虛弱不化。故胃脘當心下作痛。腸下急。當脣有動。虛證畢集。惟擬治本。餘證可以皆去。製黃耆當歸人參湯三啜而安。

薛新甫治一婦人。血崩兼心痛已三年矣。諸藥不應。每痛甚。虛證尤甚。面色萎黃。此心主血。血去遇冷。無所養。以致作痛。宜十全大補湯。倍參木三十餘劑。稍愈。百餘劑全安。

一婦人年四十餘。久患血崩。面色萎黃。倦怠無力。或健忘怔忡。驚悸不寐。或心脾傷痛。飲食不思。既診之。脈大軟濶。曰。此思慮傷脾。不能攝血。以致經血妄行。故僅崩不已。馬歸脾湯加熟地白芍。投百餘劑而永不再發。健旺如常。

氣惱血脫門

東垣治一婦人。經行黑血凝結成塊。左廂有血瘕。水瀉不止。穀食有時化。有時不化。至今歲四月。血塊暴下。水注並作。是前後二陰有形之血脫竭於下。無形之氣先已下陷。故水瀉日已四五行。不食則微渴。食罷則心煩不快。甚至飲食不進。形神困頓。曰夫聖人治病必本四時升降浮沉之理。經權常變之宜。若不本四時以順為逆。非其治也。且治之大法必先歲氣無伐天和。無盛衰。無虛虛。遺人天殃。無致邪。無失正。絕人長命。故陽盛陰虛。下之則愈。汗之則死。陰盛陽虛。汗之則愈。下之則死。大抵聖人立法。各有義。且如升陽以發散之劑。是助春夏之陽氣。其上升。乃瀉秋冬肅殺寒涼之氣。此病是也。當用此法治之。乃升降浮沉之至理也。夫天地之氣以升降浮沉。乃從四時如治病逆之則殺人矣。故經云順天者昌。逆天者亡。可不畏者。夫人之身亦有天地四時之氣。不可止認在外人體亦同天地也。今崩下不止。是前陰之氣血已下脫矣。水瀉又數年不愈。是後陰之氣陽已下陷矣。後陰者。主有形之物也。前陰者。主精氣之門戶也。俱下竭。是病人周身之氣常行秋冬之令。陰主殺此等降下之病是也。陽升陰長。春夏季也在人身之中。主氣升浮者。穀氣上行故也。既病則周身血氣皆不升。長穀毒又不上行。其肌肉消少。是兩儀之氣俱將竭矣。既下元二陰俱脫。血氣消竭。假令當日原是熱證。今下焦久脫。已化為寒矣。此病久沉。降寒濕大勝。當急救之。瀉寒以熱。降濕以燥。大汗大舉。以助生長補養。血氣不致偏枯。聖人立法。濕氣太盛。以所勝助之。助甲膽風木上升是也。余以補中調中清燥三方。并去連柏加桂附或姜附迭擧三法。調治半年而康復如常。

東垣治一女子。月事不調。漏下惡血。或暴崩不止。多下水漿之物。此勞傷形體。心火乘脾。故倦怠嗜臥。四肢不收。氣喘短促。無氣以助。脉緩短急。按之洪大。乃血脫氣惱。得之脾土受濕熱之邪也。投調經升陽

除濕湯二啜而病如失

東垣治一婦久患血崩而黃乏力倦怠少氣。脈大而濶此血脫氣陷脾胃受病也。投益胃升陽湯半月而愈。赤白帶下。

張子和治一婦病帶下連綿不絕。白物濶溢已三載矣。命予脉兩手俱滑大有力得六七至。常上熱口乾。眩暈時嘔酢水。知其寔有寒痰在胸中。以瓜蒂散吐出冷痰二三升。是即所嘔酢水也。間有黃涎或如爛膠。次以漿粥養其胃氣。又次用導水禹功以瀉其下。然後以淡劑滲泄之藥利其水道。不數日而愈。息城李左衛之妻病白帶如水窈漏綿綿不絕。其穢之氣不可近身而黃食減已三年矣。諸醫皆云積冷。陽起石石硫黃牽附之藥重重燥補污水轉多。余斷之曰。此帶濶水本熱乘太陽經。其寒水不能在固。故如此也。夫水自高而趨下。宜先竭其上源。乃瀉痰二三升。次日復下污水十餘行。至三遍汗出周身。明日病人云污水已不下矣。改用寒涼之劑。清滌子室服及半載後產一男。

韓氏曰。山妻年三十餘十八胎九殞七天。會先君松濤難作。賤兄弟皆西奔。妻驚憂過甚。遂昏昏不省人事。口唇舌皆瘡。或至封喉下部虛脫。白帶如注。如此四十餘日。或時少省。欲自縊自悲。不能堪。醫授涼劑解其上熱。則下部帶疾愈甚。或投救劑及湯藥薰蒸下部。則上熱昏暈欲絕。四弟脉之。始知為上陽證也。大哭曰。宗嗣未立。姦誤殺吾嫂。急以鹽煮大附子九錢為君。製以薄荷汁。佐以姜炭麥冬五味之屬。水煎入井水冷與之。未盡劑即鼾鼻熟睡。通宵覺。即能識人。時止一嗣子。二女相抱痛哭。竦然皆悲。執友趙憲長驚曰。君何術也。弟曰。方書有之。真對真假對耳。外乃假熱。故以假冷之藥從之。內有真冷。故以真熱之藥反之。斯外內和而病解矣。繼以女金丹錯綜變化。不但去其疾。且調元氣。庚子生一子。今之應襲也。女金丸即勝金丸可見種子門。

一婦婦腹脹脇痛內熱。晡熱月經不調。肢體痠麻。不時吐痰。或用清氣化痰丸。喉間不利。帶下黃亦兼青。腹脹痛脹愈重。又用行氣之劑。胸膈不利。肢體愈麻。此乃鬱怒傷肝。脾血燥熱。不能統攝。溼氣脉故軟濶。症數也。朝用歸脾湯解脾鬱。生脾氣。夕用加味逍遙散。生肝血。清肝火。百餘劑而帶下諸證始愈。一婦人久產。寒帶發熱。口渴體倦。食少。用七味白朮散。加麥冬五味大劑煎與恣飲。瘧發稍可。渴亦大減。又用補中益氣湯加茯苓半夏。而帶與瘧疾悉瘳。

一婦眩暈吐痰。胸滿氣喘。得食稍緩。苦於白疕。淫溢已二十餘年矣。諸藥不應。脈滑而軟。此系虛極。痰飲也。痰飲去而帶自愈矣。遂朝用六君子湯。少用六味地黃丸。不一月而帶下諸證悉瘳。

一婦人胸痞內熱。口乾耳鳴。喉中若有一核。吞吐不利。月經不調。帶下淫溢不止。六脉軟濶微數。此肝脾鬱結。痰熱不化而流注也。余以歸脾湯加半夏山楂升麻柴胡。間以四七湯下白丸子而愈。

一婦人吞酸飽滿。食少便泄。月經不調。服清氣化痰丸。兩膝漸腫。寒熱往來。帶下黃白不苔。素體倦怠。脉滑而軟。此脾胃兩虛。濕熱下注。用補中益氣湯倍參。加半夏茯苓。炮姜而愈。

一婦帶下赤白。四肢無力。余診之曰。四肢者土也。脉軟而滑。此脾胃虛弱。濕熱下注也。以補中益氣濟生歸脾二湯。並加白芍生地。不一月而帶愈算康矣。

一婦人帶下赤白。怒則胸膈不利。飲食少。或用消導理氣之劑。痰喘胸滿。大便下血。脉濶緩。余曰。脾氣虧損。挾濕熱而不能攝血歸經。故二陰俱有所下也。先用補中益氣湯。加炮姜白芍茯苓半夏。化其濕熱。以安營氣。隨用八珍湯。加柴胡山楂。而諸證悉瘳矣。

### 白疕門

一婦人性急善怒。小腹時常痞悶。小便濁痛。頻下白物。淫溢甚於白疕帶。或面青口苦。寒熱往來。脉得逆洪。

潘大余以為積憤不發。濕熱傷陰而致。先用龍胆瀉肝湯二啜。而小便清利。濁痛頓釋。改用加味道遙四劑。而寒熱亦解。補以八珍湯加知柏數劑。而康復如常。

### 內外冷熱門

一婦人食少嘔吐。面黃腹痛。手足遂冷。月經不行。六脉沉細。此內外俱冷。陽虛不能鼓運其經血也。六君子湯加桂附姜茱數劑而經行痛止。丸服而連生子女。

一婦人煩渴亞熱。暴嘔酸水。飲食不進。面赤帶青。六脉沉數。此鬱怒傷肝。大逆乘胃。為內外俱熱之證。黃連一兩。淡姜汁略拌。水煎濃汁細呷。以解內外積熱。嗣後漸加白朮當歸陳皮炙草以調血氣。以養胃氣。漸進稀粥軟飲。改用加味道遙散十劑全安。

### 冷熱內外真假門

一婦口乾煩渴。風寒入裏。大便祕結。手足遂冷。六脉沉數。此內真熱而外假寒也。先用黃連解毒湯。熱服取汗。後用六味丸而全愈。

一婦初患瘧。喘欬渴。醫以降火散氣治之。肌日削而氣日索。延至甲辰。木旺乘盛。身熱口渴。腹脹神昏。絕食幾死。此虛熱無火。內有真寒。投以壯大生土之劑。隨服隨效。越數歲。夏初坐則頭暉不能起視。卧則背冷。晝夜透體。有時煩熱。眩暈。欬嘔痰湧。手足厥冷。六脉沉伏。此內真寒外假熱。遂以姜附大補之劑投之。不三四日。而大勢已平。仍以前藥加減而愈。

### 潮熱門

一婦人月經不調。飲食少思。日晡潮熱。脉濡虛數。此肝脾兩虧。氣血俱虛也。用十全大補湯。加山萸山藥丹皮麥冬五味。以補斂虛陽。二十餘劑而霍然。

一婦人生育多胎。月經不調。兩足發熱。年餘其身亦漸潮熱。勞動則足跟痠痛。又年餘唇腫痛裂。全年裂唇出血。倦怠食少。經停不行。脈濡弦數。此氣血兩虛。燥熱相乘。肝脾之證。彼誤服通經丸。遂致不起。一婦人足跟熱痛。脈數虛軟。此足三陰虛。聖愈湯三十餘劑而安。後逢遍身瘡瘍。誤服風藥。反潮熱。橘樹脉數弦濶。此血虛扶熱。生風而肝病也。以天竺黃牛胆星為丸。四物同參。冬五味及連冬草。山梔柴胡。煎湯送下。三四服遂愈。

一婦素甘清苦。勤於女工。感冒風邪。自用發散之劑。反朝寒暮熱。熱多寒少。其脉或浮洪或弦細。面白青白。或萎黃。此風邪雖去。而氣血傷殘也。用十全大補湯三十餘劑漸愈。又用加味道達散。調治半載而却勞散。改用歸脾湯。調治年餘漸安。

積聚門

一婦人小腹痞脹。小便淋澀。時有白帶。脉數洪濶。此肝經濕熱下注也。投之龍膽鴻肝湯四劑而痞脹退。小便清。改用加味道達散。或加生地。或加青皮。調治三月而安。

一婦人善怒多鬱。小腹痛。脹。小水不利。或胸乳疼痛。腸肋痞。燭脉濡弦滯。此肝氣鬱而肝血不調也。投以四物湯加柴胡。青皮。橘核。延胡。而痛自止。痞自消。改用逍遙散。加木香。香附漸安。

一婦人小腹痞脹。內熱晡熱。小水不利。體倦食少。脉洪軟濡。此氣血兩虛。濕熱鬱於肝經也。八珍湯加柴胡。山梔龍胆草。煎湯送下。三月而安。

一婦人年三十餘內。熱作渴。飲食少。腹內初如雞卵。漸大四寸許。經水三月一至。肢體消瘦。羸弱似蒼

脉洪數而虛。左關微濁。此肝脾鬱結。氣血虛而不能統運成精也。外貼何魏膏。守前用補中益氣湯。千後用加味歸脾湯。兩月許。肝大稍退。脾土漸健。于前用補中益氣湯。下六味丸。午後用逍遙散。下歸脾丸。又月餘。日用蘆薈丸二服。朝以逍遙散。送下。日晡以歸脾湯下。喜其謹疾調理。半年而愈。

一婦人腹內一塊。不時上攻。或作痛有聲。或吞酸。居濁月經不調。小便不利。已二年餘矣。面色青黃。脈數弦濁。此肝脾氣滯。遇熱不化。而隨熱冲逆也。以六君湯加芍。歸柴胡炒連木香炒菜二劑。却與歸脾湯送下蘆薈丸。三月餘。肝脾和而諸證退。又與補中益氣湯加茯苓丹皮。中氣健而經亦調矣。

一婦人多鬱恚怒。勤於女工。小腹內結一塊。或作痛或痞悶。月經不調。恪服伐肝之劑。內熱寒熱。胸膈不利。飲食不甘。形體日瘦。脉軟數弦濁。此脾土不能生肺金。肺金不能生腎水。腎水不能生肝木。當滋培化源。用補中益氣湯六味丸。分朝暮兼進。年餘而諸證悉痊。

一婦人經候過期。發熱倦怠。或用四物黃連之類。反兩月一度。且少而成塊。又用峻藥通之。兩目如吊所蔽。腹中痞悶。脉軟微濁。薛新甫曰。脾為諸陰之首。目為血脉之宗。腹為血氣之都會。脾之所主也。蓋脾一受傷。則五藏皆為失所。不能統運於腹而上奉於目也。隨以補中益氣濟生歸脾二湯。專主脾胃年餘而康復如常。

松江太守何恭人。性善怒。腹結一塊。年餘。上齶蝕損。血氣極虛。時季冬。肝脉洪數。按之弦緊。此至虛有盛候。即是假脉。醫者不能細察。反用伐肝木清胃火之劑。病不稍退。姜頃轉增。余用八珍湯以生血氣。地黃丸以滋腎水。肝脉頓平。證勢亦退。後因大怒。耳內出血。肝脉仍大。煩熱乾渴。此無根之火。不能歸源而迫血也。仍以前藥加肉桂二劑。脉斂熱退。血亦隨止。復因暴怒。厥脫於季秋辛巳。乃金耗木也。

余遇一卒。說其妻為室女時。心下有冷積。如覆杯。按之作水聲。以熱手熨之如冰。娶來已十五年矣。忍斷

我嗣急欲棄之。余止之曰。如用吾藥。病可除。孕可得安。從之。診其脉沉而遲。尺脉洪大而有力。非無子之候也。可不逾年而孕。卒笑曰。姑試之。先以三聖散。吐涎一斗。心下平軟。次服白木調中湯五錢散。後

以四物湯加木香。香附。調和經脈。不再月而血氣合度。數月餘而連孕二子。皆育。

三聖散用防風瓜蒂各三兩。藜蘆一錢半。白木炭一錢半。甘草一錢半。

草一兩。干姜。官桂。砂仁。藿香各二錢半。白木炭一錢半。甘草一錢半。以蜜汁煎服。探吐白木調中湯。白木炭一錢半。紅澤瀉三錢去渣溫服。

此吐下兼症之方。且甘遂等味。逐太峻。審之。

陽夏張玉薄之妻。病肥氣。初如酒杯大。發寒熱。十五年餘。旋減旋增。治無一効。後因大寒氣逆。病勢益甚。

惟心下三指許無病。滿腹如石片。不能坐。乃邀余診之。曰。此肥氣也。得之季夏戊己日。左脇下如覆杯。

久不愈。令人發瘡瘍。爪帝散吐之。出魚腥黃涎。約一二甕。至夜用舟車丸通經散。五更下黃涎。膿水相

半五六行。凡有積處。皆覺疼痛。乃用白木散。當歸散。和血流經之藥。如此湧泄。凡三晝夜而平。調理半

年餘。而健旺如常。

爪帝散。丹舟車丸。且雜病得食寒。飲門通經散。用橘紅當歸甘遂細色環為散。不

令焦等分。每服三錢。加溫酒調下。

白

木散。白木黃芩當歸各等分。散米

飲。調食前服。此吐下兼症之方。且甘遂等味。逐太峻。審之。

一婦人血氣刺痛。聚散無常。痛時極不可忍。甚則死。一二日可省醫巫。並沾數年不愈。余投葱白散。烏梅丸。遂安。

一婦人血氣作楚。如一小盤樣。走注痛。其屢一人扶定。方少止。亦用此二藥而愈。

種子門

一婦人年二十四。夢與鬼交。驚恐。嘵嘵。及見神堂陰司。舟楫橋梁。如此一十五年。竟不懷孕。平日理禱無所不至。鑽肌炙肉。孔穴經手。黃瘦發熱。中滿足腫。委命於天。一日苦請余診之。曰。陽火盛於上。陰水盛於下。且鬼神者陰之靈。神堂者陰之所。舟楫橋梁水之變。兩手寸脉皆沈而伏。知胸中痰實也。及三湧三泄三汗。不旬日而無夢。年餘而有娠矣。

一女月經來時專在下愆之期。問其色紫。知為血熱。服涼血藥以緩之。則血氣和而經來漸順。按至初頭色淡短少。服養血和血。以滋血室。俟經色純正。便可靜候生育矣。明年出閣。不年餘而果生一子。

一婦人體肥太過。子宮脂膜長滿。經水雖調。亦不能有子。投以消脂膜開子宮藥。二三十劑。明年果生子。浮腫門

一婦人年三十餘。經水斷絕月餘。漸漸周身浮腫。脉緩數濶滯。此血化為水。椒仁丸作湯三啜。而經水先通。再服而腫全消矣。

一婦人年四十。小水先不利。漸漸喘滿浮腫。以後經水斷絕不來。脉沉滯。尋按。值滑。此水壅阻經。宜專治水。草庵丸三下。而腫全消。九服。桑白皮散。而經行如常度矣。

前陰諸疾門

一婦人年二十餘。內熱煩渴。倦怠食少。食中悶煩。小水赤澑。脈沉弦數。此鬱怒傷損肝脾。濕熱乘虛。下注加味道。遂散。調治一月而安。

一婦人年三十餘。陰內痛。甚作痒。時常出水。食少體倦。脉軟濶數。此肝脾氣虛濕。大下注。用歸脾湯。加生白芍。牡丹皮。黑山梔。生甘草。四劑而病減。久服而全安。

一婦人年四十二。陰內庠痛。甚常。內熱倦怠。飯食少。思脈軟弦數。此鬱怒傷損肝脾。元氣下陷。濕熱留戀陰中。宜用參耆歸木陳皮柴胡炒山梔。重前子升麻。白芍丹皮茯苓。十劑漸減。久服而全安。

一婦人陰中突出如廁。四圍腫痛。小便頓數。內熱晡熱。似庠似痛。小腹重墜。脉軟濶數。此肝脾虧損。濕熱鬱結。而腫痛似庠。元氣下陷。而小腹重墜也。先以補中益氣湯。加山梔。茯苓。重前子。青皮。以清肝火升脾氣。更以加味歸脾湯。調治脾鬱。外以生豬油和藜蘆末。塗之而收腫熱痛庠悉除矣。

一婦人年四十。勞倦後陰中挺出五寸許。悶痛重墮。水出淋瀝。小便澑澑。脉軟洪濶。夕與龍膽瀉肝湯分利濕熱。朝用補中益氣湯。升補脾氣。諸證悉愈。惟陰挺未收。再與歸脾湯加川芎山梔黃柏牡蠣煎服。外以葱白歸全紅花煎湯薰洗。核上安臥。然後服藥數劑。後每次如此。不復下脫矣。

一婦人陰中寒冷。小便黃澑。內熱晡熱。口苦脇脹。脈數洪濶。此肝經濕熱。熱蘊濕鬱之極而反冷也。用龍膽瀉肝湯。姜汁拌蒸。以解其真熱假冷。更以加味逍遙散。加姜汁炒龍胆二十餘劑。而陰中漸緩矣。

一婦人陰中冰冷。寒熱嘔吐。兩股腫痛。脉沉洪大。是怒動肝經。濕熱下注為患。先用小柴胡加山梔一劑。

寒熱嘔吐頓止。次用龍膽瀉肝湯。亦用姜汁拌蒸。數劑而腫痛全消。陰中亦不復冰冷矣。

一婦人陰中寒冷。小便澄清。腹中亦冷。飲食少思。大便不寢。脉沉數細濶。此下元虛冷。大土不生也。治以八味丸。飲食漸進。大便漸定。一月餘而諸證皆退。健旺如常矣。

一女子年二十四。交接後軋出血不止。脉軟虛數。此肝之相火傷犯脾胃之元。不能吸血歸藏。故精泄後血亦隨之溢出也。當以補陰益氣。前審五常服。加之節欲靜攝。尋年無不愈。

一男子交接後頭痛。脉象細數。此根氣未固。虛陽不攝。當投補中益氣湯。加附子肉桂白芍熟地。常服自愈。  
補陰益氣湯人參兩半黃耆三兩山藥三兩阿膠三兩白芍兩半炙草五錢熟地五兩升麻錢半柴胡三兩

### 胎前門

一婦人年二十九。月經不行。已三月矣。或疑經閉。命予脉之。脈數冲和。尺部滑疾。謂非輕病。乃妊娠也。今服芎歸湯。腹中微動。為有孕。越數月後。果產一子。

一婦人領一女子來診。脉數微弦。舉按似有冲和之象。謂其天癸不來。必一月有餘矣。彼應之曰。然自經淨至入胎。恰三十二日也。余令即服烏雌雞湯。二月時服紫蘇湯。三月服黃雌雞湯。保其成孕。勿使消散。

四月時服菊花湯。五月服阿膠鴻。六月服麥門冬湯。七月服葛白湯。護其胎元。勿使下墮。八月時服芍藥湯。九月服安胎飲。十月服冬葵子湯。養其血氣。使之順產。後果生一男。神旺氣充。而易育也。

惡阻門

一婦婦二三月間。惡心嘔吐。氣逆痰多。胸滿食少。脉滯數滑。此胎壅虛。滯邪遏。膚浮。與陳皮半夏湯一啜而安。

一孕婦三四月間。頭目眩暈。嘔吐痰涎。惡聞食臭。嗜好酸鹹。多臥少起。肢體煩渴。脉虛浮滑。此氣血虛而痰飲不化也。與半夏茯苓湯三啜而諸證皆退。飲食亦進。而神氣健旺如常。

一婦人妊娠煩心。眩暈嘔吐。或時胸滿受食。或時心嘈易飢。脉數弦滑。此胎氣上壅。痰氣隨之升降。與青竹茹湯三啜而病如失。

一婦懷孕。氣逆嘔吐。煩熱心嘈。脉滯沉數。此胎熱氣逆。胃火上冲也。與蘆根汁湯一啜而安。再劑而病不復作。後以加味逍遙散去丹加地。或倍木加連。直至胎成順產。無病勿藥。

胎動門

一孕婦心煩口燥。胎動不安。飲食少進。倦怠乏力。脉數弦虛。此血虛秋熱。而胎失所養也。令服安胎飲。加生地白芍。三劑而稍減。繼以金匱當歸散。加生地牡蠣四劑而全安。切戒登高舉重。庶免墮胎之患。

一孕婦勞過度。衝任有傷。胎失所養。而胎動不安。脉數弦細。令服膠艾八珍湯。數劑稍減。九服而全安。

胎漏門

一婦人懷孕四五個月。經血忽下。腰腹疼痛。脉數虛弦。此肝經風熱。血燥不能榮養其胎。而經血滲漏也。令服加味道遙散。去丹皮加生地杜仲血餘炭。數服而安。

一孕婦房勞太過衝任脉傷經血漏泄故胎動下血勢不可遏脉軟濶數重按無神今急服補陰養氣煎加血餘炭赤石脂炒黑荷葉灰桔灰數服血止胎安丸服而胎成順產矣

子煩子躁門

一婦人素奉膏梁縱恣酗酒懷娠至五六個月心煩肉跳不寧脉數洪大此胃火乘心濕熱浸淫於肌肉也先服竹葉石膏湯三劑而煩熱退後以加味黑逍遙散去丹皮加麥冬牡蠣數劑而煩肉跳全安矣一孕婦房勞太過心腎失養一日朝餽後忽躁擾不寧終宵不寐獨言獨語若有神靈所附脉之虛浮急疾重按少神急以知柏地黃湯去丹皮澤瀉加人參五味麥冬數劑而神志寧語言靜丸服而胎成順產矣

脈滿門

一娠婦飲食停滯心腹脹滿或用人身養胃湯加青皮枳殼山楂其脹益甚其胎上攻惡心不食右關脉浮大按之則弦此脾土受傷肝木抑鬱而相乘也用六君子湯加柴胡升麻而愈後小腹痞滿用補中益氣湯升舉脾氣而瘥

一娠婦腹脹吐逆小便不利諸醫雜進溫胃寬氣等藥服之反吐轉加脹滿湊心驗之胎死已久服下死胎藥不能通因得鯉魚湯三五服大小便皆下惡水由是腫消脹去方得分娩死胎此證蓋因懷妊腹大不自知覺人人皆謂妊娠如此終不知胎水之為患也

一婦人傷胎腹滿不得小便從腰以上重如有水氣狀七月太陰當養不養此心氣寒當刺營宮闕元小便利下死胎而愈

一婦累日難產遍服催生藥不下予曰此必坐草太早心懷畏懼氣結不行非不順也素問曰恐則氣下

益恐則積却。却則上焦閉。閉則裏邊還則下焦賾氣不行矣。投以本事方。一服胎下而愈。  
一婦人有孕七八個月。遠歸。忽然胎上衝心而痛。坐臥不安。兩醫治之無効。遂說胎已死也。用草薢子研  
爛。和射香貼臍中以下之命在垂亡。召陳甫診視。兩尺脉絕。他脈平和。陳問二醫作何證治之。答曰。  
死胎也。陳曰。何以知之。曰。兩尺脉沉絕。以此知之。陳曰。此說出於何經。二醫無答。陳曰。此子懸也。若是  
胎死。却有辨處。面赤舌青。口中和潤。子死母活。面青舌赤。口中吐沫。母死子活。唇口俱青。子死母俱死。今  
面不赤。舌不青。其子未死。是胎上逼心。心氣不降。故兩尺脉絕也。宜以紫蘇飲治之。投至十劑。尺脉起  
而胎安順下矣。

### 心痛門

一婦妊娠心痛。煩熱作渴。脉數虛弦。用白朮散即愈。後因停食。其痛仍作。胸腹脹滿。按之愈痛。此因飲食  
停滯。用人參養胃湯。按之不痛。乃停滯已化脾胃受傷也。六君子湯調補。而痛脹全瘳矣。

一婦素有心疾。受孕之後。不時舉發。諸醫雜治罔効。延至四月。適小腸經脈養胎。其痛牽脣。勢不可忍。  
命于脈之竅細而緊。此手太陽受邪。即女子之疝也。投以大龍散三啜。而痛如失。

### 腹痛門

一婦受孕之後。時常腹痛。延至四五個月。其痛尤甚。且舉發靡甯。時召予脉之。脉虛弦數微濶。此血虛氣  
滯。不能運化以養胎也。投以香砂四物湯三劑。而痛減。後以黑逍遙散加木香。附。四劑而全安。

一婦妊娠六七個月。忽然腹痛。其胎近下欲墮。召予脉之。軟大而濶。此衝任血氣大虛。不能承載其胎也。  
投以補中益氣湯。加熟地當歸。數劑而胎安痛減。後以八珍湯加木香。附。一月而全安。

### 心腹痛門

一妊娠心腹作痛。吐痰食少。胎氣上攻。名子脉。虛滑弦滯。此脾虛氣滯。不能運化而生痰也。投以六君子湯加柴胡枳殼。而痛退食進。又用四君子湯加枳殼山梔桔梗而安。後因怒氣。兩脇作脹。中脘疼痛。

復兼惡寒嘔吐。仍以六君子湯加柴胡升麻木香。一劑而退。當歸白芍。四劑霍然。

一妊娠心腹作痛。胸脇膨脹。兼吞酸不食。此肝脾氣滯。而不能運化也。脉弦滯微數。投以二陳湯加山梔青皮木香而愈。又後因怒氣。而痛復作。胎動不食。面色青黃。肝脉弦緊。脾脉弦長。此肝木乘土。用

六君子湯加升麻柴胡木香而全愈。

### 腰背痛門

一妊娠頸項強直。腰背作痛。脉象弦浮。此膀胱經受邪。宜從太陽經治。用拔萃羌活湯。一劑而痛減。改用獨活寄生湯。二劑而全瘳。後以八珍湯加秦艽杜仲調補。而胎安產順矣。

一婦人懷妊八月。腰痛不能轉側。大便燥結。醫用人參等補劑。痛勢益加。用硝黃通利藥。燥結雖行。而痛勢如故。邀汪石山診之。脉稍洪。近駛曰。此血熱血滯也。投以四物湯加木香乳香黃柏麻仁煎服。四五劑。痛勢減而燥結潤。復加發熱面赤。或時惡寒。此熱化滯行。乃從外泄也。仍以前方去乳香黃柏。加柴胡黃芩。二劑而寒熱除。又背心覺寒。腹痛復作。汪診脉已平和。近軟。此熱滯去而元氣虛。不能外衛。以守中也。於前方去黃芩。加人參三劑。而諸證悉退。胎孕全安。

### 小腹痛門

一婦人妊娠以後。常患小腹作痛。脈數虛弦。重按細濡。此肝脾血虛。風寒外搏。痛甚亦能墮胎。亟以逍遙散。加川棟子小茴香。數劑而痛退。胎孕全安。

一婦人懷孕。小腹作痛。其胎不安。尋攻左右。或時逆上。小便不利。脈數沉弦。此肝火鬱滯。肝氣不能發越。

也。投小柴胡湯加青皮、山楂清肝火化肝氣而愈後。因暴怒氣逆，小腹脹滿，小便不利，水道重隊，胎仍不安。此亦肝木盛而肝火熾，用龍胆瀉肝湯一劑，脹退痛安。水道便利，乃以四君子湯加升麻、柴胡、培土升陽而胎順全安矣。

### 子腫子氣門

一婦妊娠自二月成胎之後，兩足腳面浮腫，以及腿膝漸至周身喘急滿悶，行步艱辛，脉虛弦滑，此為子腫。投全生白朮散數服，而腫退食進，繼以千金鯉魚湯、紫蘇飲，服一月而胎孕全安。

一娠婦四五個月後，遍身浮腫，飲食如常，脈緩沉濁，謂之子氣。投天仙藤散四服，而腫勢頓減，改以四君子湯加木香蘇梗，日漸調理至彌月，進紫蘇飲三服，當晚分服，而腫勢全消矣。

### 傷食門

一妊娠婦人，因停食服枳木丸，胸膈不利，飲食益少，更服消導寬胸之藥，其胎下墜，小腹重滯，余診脈軟弦滑，此脾氣傷而不能承載其胎也。先用補中益氣湯四劑，升舉其胎，後以六君子湯調其中氣，俾飲食如常，改用八珍湯補其氣血，而胎孕全安。

一婦妊娠之後，飲食不節，脾胃不調，時常腹痛泄瀉，即以六君子湯調其中氣，改用八珍湯數服而安。

### 傷寒門

一妊娠寒熱頭疼，並寒身痛，脈數弦滯，此邪外盛，營氣被遏而清陽不伸也。投芎芷香蘇飲一汗而寒熱頓解，疼痛亦退，惟胎動不安，飲食少，進投以紫蘇飲三劑，而胎安食進，健旺如常矣。

一妊娠傷寒，汙出後，寒已罷，潮熱不解，脈數弦濡，投以黃龍湯二劑，而身熱頓解，後以加味逍遙散去丹皮加地骨皮，而康復如常矣。

中風門

一婦妊娠六七個月。一日清晨昏仆移時甦醒。語言微。手足搐搦不已。脉象弦數。此木旺風淫乘於心之候也。先以羚羊角散三劑而神志清。語言靜。惟搐搦未定。小水頻數。更以加味黑逍遙散去丹皮加池菊水煎去渣。冲竹瀝姜汁數匙服。

丹溪治一婦人懷孕六個月忽然癇發。手揚足擗。面色紫黑。合眼則口角流涎。昏仆不省人事。半時而甦。醫與震靈丹五十餘服。其疾時作時止。毫無減益。直至臨產時。方自愈。產一女。蓐中子母皆安。次年其夫疑其毒必發。求治之。診其脉浮取短。重取濶。按至骨則沉。其數滯。此風大內鬱而生瘧也。時當二月間。因未見癇發證狀。未敢與藥。迨其舊歲發癇時在五月。欲靜待其時。料此疾必復作。當審證施治。至五月中。其疾果作。皆在午午兩時。遂教以符製防風通聖散。用甘草多加桃仁少加紅花。或服或噙。至四五十劑。湧出涎痰斗餘。疾漸疎而輕。後亦身發瘧而愈。

一婦人懷孕之後。欲語無聲。遂至不語。舉家驚惶。邀予診之。曰。此名子瘡。非病也。不須治之。黃帝問曰。人有重身九月而瘧何也。岐伯對曰。胞之絡脈絕也。帝曰。何以言之。岐伯曰。胞絡者。繫於腎。少陰之脈貫腎繫舌本。故不能言。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無治也。當十月復。

欬嗽門

一婦婦欬嗽不已。欬甚則大便遺出。不慧。脉之虛軟微數無神。此腎陰虧損。肺氣不足。不能收攝。而司閹也。朝用補中益氣湯加麥冬五味。以培土生金。夕用地黃湯合生脉散以收攝腎氣而安。

一婦婦久欬不止。其痰上湧。日吐五六碗許。諸藥不應。脉虛數無神。此氣陰兩虧。不能收攝邪水。而水泛為痰也。朝用地黃湯。夕用四君子湯。更迭調治。數服稍減。一月全安。

一孕婦因怒欬嗽嘔吐痰火。兩脇作痛。脈沉弦數。此肝火侮金。肺失清肅也。全福化湯加羚羊角山楂生地。調治三日而減。後以潤肺抑肝半月而全安。

喘急門

呂滄洲治經寒哈散。侍人病喘不得取。衆作肺受風邪治之。呂診之。氣口盛於人迎一倍。厥陰發動而痰兩尺俱短。而離經因告之曰。病蓋得之毒藥動血致胎死不下。奔迫而上衝。非風寒作喘也。乃用催生湯加菖蒲。煮二三升服之。夜半果下一死胎。喘即止。哈散密囑曰。病妄誠有懷。以至人見妖故華土之。衆所不知也。衆慚而去。

一婦娠六個月。惱怒氣逆。喘急不寐。已數日矣。脉弦而疾。以全福花湯加抑肝順氣之藥。三啜而安。取如常。

吐血衄血欬血門

一婦妊娠三四個月。每晨吐血升餘。飲食如常。脈數洪大。此胎熱傷陰。胃大迫血也。投以犀角地黃湯加黃芩石斛。去丹皮三劑而血止。去石斛加阿膠知母數劑而全安。

一婦妊娠六七個月。傍午或午後必衄血如注。起居不衰。飲食少減。脈數弦濶。此肺家伏熱。傷血分而上出於鼻也。投以黃芩清肺飲四劑而血定。後以加味黑逍遙。去丹皮加桑皮黃芩麥冬數服而衄不再作矣。

一婦素有欬嗽。懷孕至六個月後。每欬嗽痰。盜鮮血。脈數虛弦。飲食減少。此血虛伏熱。肺金受犯。而動血妄行也。如不早治。即種蓐勞之根。投以二地二冬二母湯。加阿膠白芍三十餘劑。直至分娩。欬嗽雖未全定。而血不復來矣。

瘧疾門

一婦妊娠六七個月。患瘧疾先寒後熱。六脉浮弱。醫用柴胡桂枝無効。予曰。此非常山不愈。眾皆難之。越數日後。瘧勢甚難禁。仍從丁言。投以七寶飲。一服即瘥。

一婦妊娠三四個月。即患瘧疾。先寒後熱。熱多寒少。脈數弦浮。飲食減少。投以黃龍湯四五劑。而寒熱俱減。改用逍遙散。而飲食漸進。數劑而瘧疾全瘳矣。

霍亂門

一婦人妊娠四五個月。忽然嘔吐泄瀉。手足痺。霍亂。眼目模糊。脈數疾。此外感風寒。挾暑濕而脾土不能勝受其邪也。改用香蘇飲。白朮砂仁厚朴藿香。一劑頓止。改用四君子湯加木香砂仁。沖藿香露而全瘳。

泄瀉門

一娘婦上吐下瀉。勢甚發厥。水穀不得入口。六脉已脫。法在不治。投以調中湯。一劑吐止陽回。脉起食進。改用調中養營湯。三劑而全安。瀉亦止矣。

調中湯用熟地四錢葛根錢半白芍錢半厚朴八分白朮錢半藿香三錢木香八分淡芩三錢甘草五分

進士王徵之內。懷孕泄瀉。惡食作嘔。余診之。脉象冲和。右關微滿。此飲食不節。脾胃滯氣不化。不能分泌清濁也。其夫憂之。強進米飯。余謂飲亦尚能滯氣。先以砂仁藿香煎汁飲之。使宿滯化。則脾胃和。且能進食。而嘔瀉無不定。後果不藥而痊。

一婦懷孕泄瀉。六脉弦虛。此脾土虛而不能勝其運化也。投以四君子湯加山藥扁豆白朮木香。數劑而泄瀉頓止。胎亦全安。

痢疾門

地官胡成甫之內懷娠久。廁自用消積理氣之劑。腹內重墜。胎氣不安。又用阿膠艾葉之類。不應。余診脉軟微數。此氣血兩虛。清陽下陷。而不能承載其胎。故腹中重墜。胎動不安也。遂用補中益氣湯。加白芍木香。而胎漸安。廁漸稀。改用香砂異功散。加黃歸白芍。而廁下全瘳矣。

湯終。兵夫人懷娠病廁不止。壺仙翁診之。其脉虛而滑。兩關獨濡。此血氣不足。相火炎灼。而有似乎熱廁。寢非利也。乃用黃芩白芍以安胎。四物湯換生地黃以養血。數劑遂安。

大小便不通

亞卿李浦汀側室。妊娠大小便不利。或用降火理氣之劑。元氣反虛。轉加脹悶。肝脈弦急。脾脈壅滯。視其面色青黃不澤。余曰。此鬱怒傷陰。肝脾之氣不能輸化。乃大虛證也。遂以歸脾湯加山梔木香。而大便先通。改用加味道遙散。去丹皮加生地。數劑而二便通利。胎亦全安。

王政王天成之妻。妊娠廁疾。愈後二便不通。其家世醫。曾自用清熱之劑。未效。余在其脉。厚大而濡。此血氣兩虛。津液無以下潤也。朝用八珍湯。加麻仁杏仁。夕用加味道遙散。去丹皮加車前子。數劑而二便通利。胎亦全安。

小便不通門

吳宅寵人。胎盤膀胱胞系了戾。小便不通。丹溪症其脉。兩手似瘡。重取則緩。曰。此得之憂患所致。夫瀦為血少氣多。竝則為結。有飲益血少。則胞弱而不能自舉。有飲則氣溢而不能承載。故胎元下墜。而膀胱失職也。遂以四物湯加參术半夏陳皮生草生姜。空心煎飲。以指探喉中。吐出藥汁。少頃氣定。又與一貼。次日亦然。如是八貼。而胎自還復。小便通利如常。

一婦人四十一歲。懷孕九個月。轉胞小便不出。已三日矣。下急脚腫。不堪存活。來告急於余。往視之。見其

形摩脉之右濡而左稍和。此飽食而氣傷胎。系弱不能自舉。而下墜。壅着膀胱。偏在一邊。氣為所閉。故水竅不利。小便不通也。遂以人參歸身白芍。白朮。半夏。冬草。生姜。煎濃汁。與四貼。任其吐噃。至次朝又與四貼。藥渣併作一貼。煎令頓服之。探喉令其吐出。皆黑水。小便立通。後就此方加大腹絃枳殼。葱青砂仁。與二十貼。以防產後之虛。果得就算平安。產後亦健。

一婦人妊娠七八個月。患小便不通。諸醫不能利。轉加急脹。診其脉細弱。章其血氣虛弱。不能承載其胎。胎重墮下。壓住膀胱下口。因此溺不得出。用補藥升扶。則胎起而小便自下。若藥力未至。愈加急滿。當令夫練穩婆用香油塗手。自產門入內。托起其胎。則溺出如注。而脹急無不自解。一面卻以人參童耆升麻大劑煎服。如或稍有急滿。仍當手托取溺。如此三七日後。則元氣漸完。而胎氣漸舉。小便無不如常。

一司徒李杏岡仲子室。孕五個月。小便不利。諸藥不應。余診六脈細數。曰。非八味丸不能効。不信。仍用分利之藥。逐肚腹腫脹。喘急不臥。以致不救。  
儒者王文遠至重身。患小便不通。小腹腫脹。喘急不能安臥者已三日。幾至於危。六脉細數。重按無神。用八味丸一服。小便瀉泄。再以前丸。加車前子一劑。即利肚腹。頓寬。而產順全安矣。

一婦妊娠飲食如故。煩熱而倚息不得臥。此名轉胞。不得溺。以胞系于戾致此。但當利小便則愈。腎氣丸去丹皮。牛膝。王之。  
腎氣丸即八味丸  
加車前子。淮牛膝

### 淋瀝門

一婦妊娠六七個月。溺出膚漏。淋瀝不斷。脉帶沉數。此濕熱積於膀胱。氣不施化。而溺數不利也。先投五淋散。服三劑。而膚痛稍減。又以導赤散加麥冬。山梔。黃芩。知母。數服而小便清利。後用加味黑逍遙散。

去丹皮加麥冬知母調理一月而精神倍加。

一孕婦患淋血赤瀦。痛脈數沉濁。此熱結水府。傷血室而阻塞溺襄也。先投加味木通湯利其過竅而瀦痛減。又以知柏地黃湯去丹皮加山梔麥冬數服而血自止。後以八珍湯加麥冬知柏調理一月而全安。遺溺明。

一妊娠遺溺。內熱煩燥。肝脉洪數。按之瀦弱或兩太陽痺。或兩脇肋脹。余以為血虛肝大不能攝水而自遺也。投加味道遙散。去丹皮加醋炒龍胆草。又以六味丸料去丹皮加麥冬五味。尋前後因恚怒或寒熱。或身熱不惡寒。前證仍作。更以逍遙散入珍湯兼清肝火養肝血。更迭調治而安。

一孕婦房室不慎。忽然小便遺出不禁。脉數虛軟。此腎虛膀胱之氣不能收攝而遺溺也。投以六味丸料。去丹皮澤瀦。合生脉散加金櫻子覆盆子數服而安。

### 溺血門

一妊娠。因怒漏血煩熱食少。胸乳間作脹。脉弦洪濶。此血虛挾肝大而血動也。投加味道遙散。去丹皮六味地黃丸。去丹皮澤瀦。兼服漸愈。又用八珍湯加柴梔麥冬知母而全安。

一孕婦素嗜膏梁。性耽醜酒。積熱陽明。有傷血室。而溺血不止也。脉數洪濶。先投清胃散去丹皮。加白芍知母三劑而血減。又以生地黃丸數劑而全康。後以加味逍遙散去丹皮。加麥冬知母而臨蓐平安。產後亦健。

### 眼目門

一婦將臨月。忽然兩目失明。不見燈火。頭痛眩暈。項腮腫滿。不能轉頸。諸治不瘥。反加危困。偶得消風散。服之病減七分。復安。分娩其眼吊起一邊。人物不能辨識。乃以四物湯加荆芥防風。兼投眼科天門冬。

飲子二方間服日漸稍明須忌酒類煎火雞羊鵝豆腐辛辣熱物。于禁房室過勞此證因懷孕之後多用爐火不着太燥致伏熱在內而生病也。

### 臟燥悲傷門

一婦人妊娠忽然無故悲泣不止或謂之有祟。析禳請禱備至終不應。予憶金匱有云婦人藏燥悲傷欲哭象如神靈所附宜甘麥飲之煎急服而安。

一婦人妊娠無故悲傷欲哭與甘麥大棗飲一劑而愈後復患又用前湯佐以四君子湯加山梔而安。一婦婦悲哀煩躁其夫詢之曰我無故但自欲哭耳脉虛數微濶此氣血兩虛虛陽內鬱而神志不伸故欲哭宜淡竹茹湯為主佐以八珍湯而安。

### 妊娠下胎門

大中丞許慎徵公向令金壇時夫人胎漏醫治不止公欲因其勢遂令下之議於余余服佛手散以為可安即安不可安即下順其自然而矣既服公憂疑不決女科醫者檢可以進用牛膝一兩乃令酒煎服公遂信而服之胎果下余時有從母之戚未及知此知而馳至則聞盈庭皆桂麝射氣蓋因胞衣不下女醫又進香桂散矣血遂暴下如大河決不可復止前獨參湯未成而卒公哀傷痛恨無已記之以為世戒。

### 防胎自墮

一賈氏婦人懷娠至三個月左右其胎必墮丹溪診其脉左手大而無力重取則濶知其血少不能養胎也以其妙年只補中氣使血自滋榮時當初夏教以濃煎白朮湯下黃芩末一錢服四十貼遂得保全而生一子。

一婦年三十餘或二三月或三四月其胎必墮。察其性情多怒。舌黑氣實。脉象沉數。此相大太盛。不能生氣育胎。反食寒傷精故也。因令住經第二個月。即煎黃芩白术當歸甘草服三三個月。盡得胎成而生一子。

一婦任經三月後。尺脉或軟濇。或微弱。知是子宮真氣不全。故陽不施而陰不化。精血雖凝。終難成胎。至產血塊。或產血胞。令服十全大補湯。加附子紫石英。五六十劑而果生一子。

一婦腹漸大如懷十狀。至十月。求易產藥。數日。果生。白虫半桶。蓋由此婦元氣太虛。精血雖凝。不能成胎。而為腐穢。蘊積之久。反從濕化為熱。濕熱生虫。而似懷孕也。其婦不及一月而死。

一婦形長瘦。舌黃白。性躁急。年三十餘。常患墮胎病。已七八見矣。注診其脉。皆不軟無力。兩尺雖浮。不任尋按曰。此胎墮太多。氣血耗甚。胎無滋養。故頗墮耳。譬之水涸而木枯。土削而木倒也。况三五個月。正少陽大動之時。加以性躁而急。發動炎威。故胎多墮於此際也。宜大補陰煎。加黃柏黃芩。煎服仍以此藥研末密丸。服半年。則胎固而連生二子。

一孕婦病。醫言胎防其墮。錢仲陽診之。脉偏弱。曰。娠者五藏傳養。率六旬乃更候。其用當偏補之。何嘗已而母子皆全。

一婦有胎。四月墮下。愈旬。腹腫氣喘。發熱面赤舌青。口鼻俱瘡。陳斗品診之。脉洪盛。曰。胎未墮。栗赤口鼻瘡。心火盛而液乾也。舌青氣喘。肝亦枯而胎死矣。内外人皆曰。胎墮已久。復診色脉如前。以蛇蠍煎湯。下平胃散三錢。加芒硝。歸尾一倍。服之須臾。腹鳴如雷。陣痛引腰痛甚。則復下一死胎。病亦尋愈。一婦年近四十。重囊素弱。自去其胎。五月底漸漸腹脹如臌。至心前吐。不能食用。補不効。程仁甫診之。六

脉微弱但只叫脹死。此乃損傷脾胃而脹甚。然急則治標以桃仁承氣加枳實厚朴倍硝黃前服四分中吐其一次。早仍脹急不通。又服琥珀丸三錢。至申時大便通而脹減。但倦怠無力。發熱口渴。再用參耆歸芍杏仁陳皮八劑而漸安。

一汪鵠妻三十五歲。欲產誤服打胎藥。下血如崩。旬餘腹痛一陣即行。或時嘔吐。諸藥不效。應宿診六脉數而微弦。乃厥陰之大泛逆。迫血上下妄行。投以四物湯換生地加阿膠石脂粉炒及炒黑山楂炒黑蒲黃一劑而減。四劑而全康矣。

### 墮胎門

一婦妊娠五個月。自服煎紅丸。胎即墮。腹中脹痛。服破血藥益甚。手按之愈痛。脉數軟濶。辨曰此峻藥重傷脾胃。不能運化濁血。而然非有實滯也。投以八珍湯加枳殼木香半夏乳沒二劑。而痛止。脹減。數劑而全愈矣。

史仲子室年甫二十。因疫墮胎。初服清肺解毒。反加喘急不寐。請診之。脉軟數而濶。曰此脾土太虛。不能生肺金。而濕伏不化。藥重傷之。故喘與補中益氣湯。加茯苓半夏五味炮姜四劑漸減。又與八珍湯加五味子。及十全大補湯而全安。

### 胎不長門

一婦妊娠六個月。體倦忘食。面黃晡熱而胎不長。因稍勞欲墮。脉軟虛數。此氣血虛而不能固護其胎也。投入珍湯倍加參朮二十餘劑。使脾胃健旺。則血氣日足。胎得所養。而無不長矣。

一婦懷孕。因怒腸痛。寒熱嘔吐。胎至八個月而不長。脉數弦軟而滑。此肝脾鬱結。犯胃不解。無可不能營運養胎也。投以六君子湯加柴胡紫蘇山楂枳殼桔梗。而諸證悉愈。胎亦漸長矣。

欲產非期門

一婦妊娠甫經七個月。似時欲生產。而胎未下。余診脉數虛濶。此血虛熱迫胎不能安也。法當涼血安胎。投知柏四物湯加人參甘草三十餘劑。而胎漸安。後以八珍湯加知母山梔。又二十餘劑。則胎孕足月。而產亦順矣。

一婦妊娠十個月有餘。夫疑其胎有異。請余診之。脉微數不滑。此血液虛而氣滯也。法當補血行氣。投四物湯去白芍。加香附木香砂仁枳殼。而胎微動。產育順利也。

一婦妊娠八個月。胎欲墜似產。臥久不能安。日晡益甚。此血氣虛竭。不能固護其胎。脉弱無神。先投補中益氣湯。加白芍以挽其下趨之熱。數劑則胎漸安。遂以八珍湯加續斷杜仲三餘劑。則胎孕足月而產亦順利矣。

鬼胎門

一婦年三十餘歲。斷經八九個月。肚腹日漸脹大。面色或青黃。服胎症藥不應。余診之。脉濶面青。往來寒熱。病在肝膽。面黃腹大。因倦拒食。病在脾胃。此非正胎。乃鬱結傷肝脾。而脾胃氣化不清。鬼胎得以乘之。名曰鬼胎。全以歸脾逍遙二湯合煎。下斬鬼丹三錢。下污血濁水甚多。內有一胞。胞內血塊。酷肖鬼臉。故筆之以誌異云。

難產門

薑州王美人懷子而不乳。召淳于意診之。脈滑疾不弱。投以養湯藥一服。酒下之。胎立產。復症脉躁疾。此病氣有餘。非虛也。即飲以硝石一劑。遂下血如豆版而愈。

一婦難產。七日不下。且飲食暴惡。伯仁診之。脈雖和平。尋按澁濶。令以涼粥一盃。鳩楓葉煎服調啖之。旋

即產或詰其故曰此婦飲食甚少未有穀氣不充而津液獨旺者且楓葉先生先落後生後落故作湯以引之也

一婦產七日而子不下百治不効。龐安常診之。脉滑疾令其家人以熱湯溫其腰腹。令著衣平臥為之拊摩胸腹上下。孕者覺腸胃微痛呻吟生下一男。其家驚喜而不知所以。龐曰。兒已出胞但一手誤執母腸不能脫。非藥所能治。吾隔腹挾兒手所在鍼其虎口。痛即縮手。所以遂生。取兒視之。右手虎口鍼痕存焉。神乎其神矣。

一婦難產三日不下。服破血行經之藥復固効。吳診之。脉沉便祕為製一方。車前子為君。冬葵子為臣。白芷枳殼為佐。已服藥半即產。蓋醫異之。吳曰。王詩採芣苢之義。以防產難是也。

一府判女產不利已斂劉取紅花濃煎令扶女子登上以綿帛蘸湯噙之。連連澆帶上以器盛湯又煖又淋久而甦醒遂生一男。蓋遇嚴冬血冷凝滯不行。血煖即產。見亦神矣。

一醫宿客店。值店婦產數日不下。下體已冷無藥其窘。脉遲弱。令以椒桂姜茱煎濃湯可下手。則和臍腹產門處。皆淋洗之。使氣煖血行遂產。

交骨門

地官李孟卿娶三十五歲。女為繼室。慮其難產。索加味芎歸湯備用。至期果產門不開。只服一劑。頓然分娩。

上舍費懷德之室。產門不開兩日未生。服加味芎歸湯隨產勢而即產矣。

一婦人分娩素易。至四十歲時。妊娠臨蓐。下血甚多。產門乾澑不開。投以加味芎歸湯加冬葵子三錢。白蜜一杯。一劑未下。又以無憂散酌餘煎汁時飲之。以助其津血而產即順矣。

死胎門

一穩婆之女勤苦負重。妊娠之後但覺腹中陰冷重墜。口干氣出甚穢。余意宜胎之必死。診其脉不勝視其舌青黑。此子死母活之證。與朴硝半兩許服之。隨下污水腐胎而漸安。更勿用他藥矣。

一婦胎死腹中。服朴硝而下穢水。神疲體疲。氣血奄奄。脉亦軟甚。用四君子湯為主。佐以四物湯加姜桂。而死胎即下。更以八珍湯加姜桂調補。其婦日漸安康矣。

產後門

一家人婦胞衣不下。胸腹脹痛。手不可近。脈滯沉濁。此瘀血入胞胞滿為患。用溫酒下失笑散一劑。惡露胞衣並下而安。

一產婦胞衣不下。腹無痛。脈手接之滿腹和軟。脉亦軟弱微濁。此氣虛不能推送其胞也。用保生無憂散。一劑而下。惡露亦下而安。

一婦產後面赤口乾。五心煩熱。其血敗瘀入胞。故胞衣不下。脉數滯濁。因但去其敗血。則胞衣自下。遂用黑豆炒透二合。并燒紅鉄稱錘一枚。同豆淬酒。沖熱童便一杯。調下益母丹二丸。胞衣從血而出。諸證悉平。

血暈門

一家人婦產後小腹作痛。忽牙關緊急。不省人事。脉滯沉濁。此瘀血冲心。灌以失笑散。良久而甦。又用四物湯換赤芍。加琥珀炮姜而愈。

一婦因產飲酒。至露期。忽患血暈。口出酒氣。脈數浮濁。此血得酒熱而妄行。致血虛而心神失養。故亦發暈焉。以四物湯加葛花一劑。汗微出而瘥。

一新昌徐氏婦。病產後暴死。但胸前微熱。奉化陸嚴診之。脉象沉濁。曰。此血不行而悶絕也。於理尚可救治。今以紅花數十粒。大鍋煮之。候湯沸。以長桶盛之。將病者寢其上。湯氣微復熱之。有囑婦人指動半日遂甦。

惡露門

一婦產後惡露不通。服峻厲之藥。惡露雖下。久而昏憒。以手護其腹。薛診之。脉細而濁。曰。此心脾素虛。傷血氣而肌膚疼痛也。以人參理中湯加當歸肉桂數劑而安。

一婦產後月餘。惡露不絕。面黃食少。體倦神疲。薛診之。脉大而濁。曰。此因勞得之。脾氣大虛。不能攝血歸經也。遂以補中益氣歸脾二湯。俱加白芍炮姜數劑而血止。再加地黃服一月而諸證全安矣。

血崩門

一座婦血崩。小腹漏脹。服破氣行血之劑。其崩如泉湧。四肢不收。惡寒嘔吐。大便泄瀉。勢頗危急。脉濁互細。此脾胃虛寒。不能攝血歸原也。余投六君子湯。加黑附炮姜白芍熟地四劑。稍減。又以十全大補湯。黑附易肉桂。加炮姜二十餘劑。而諸證悉痊矣。

一座婦因怒血崩。其血如潮湧。至神氣昏沉。手足抽搐。脈數弦濁。按之不振。此肝經血耗生風。而不能載血歸經也。余以六味地黃丸一劑。諸證稍減。但食少晡熱。又以四君子湯加柴胡歸芍丹皮熟地數劑而病悉全愈。

心痛門

一婦產後心痛。昏憒口噤。冷汗不止。手足厥逆。六脉弦細。甚危急。余以六君子湯加附子炮姜以回其陽。頓甦。又以十全大補湯加炮姜附子。補其血氣而全安。

一婦產後心癟手不可近。腹脉大濶滯。此瘀血。逼蒸。余投失笑散下血而愈。次日復作。又用前藥而安。一婦產後心痛。用大黃等藥。其血雖下。復患頭痛。而發熱惡寒。次日昏憒。自以兩手堅護其腹。不得診脉。視其面色青白。醉以為脾虛虛寒而作痛也。用六君子湯加姜桂而扁止。又用八珍湯加姜桂而全安。腹痛門。

一婦產後腹痛發熱。氣口脉大。醉以為飲食傷脾。不信。乃破血補虛。反加寒熱。頭痛。嘔吐涎沫。又用降火化痰理氣等藥。遂至四肢厥逆。泄瀉下墜。始悔悟。問余曰。何也。余曰。此脾胃虛寒之變證也。當溫補其中。遂用六君子湯加炮姜肉桂木香。四劑而諸證悉退。再進補中益氣湯。加姜桂數劑而元氣遂復。一婦產後腹痛。後重下利無度。形體倦怠。飲食不甘。以懷抱久鬱。并患繭。唇寐而盜汗如雨。竟夜不敢寐。神思消懶殆甚。醉診脉數洪濶。重按無神。曰。此氣血虛而濕熱淫溢也。投當歸六黃湯。連柏黃芩皆炒黑。一劑而盜汗止。再劑而痛利瘳。乃以歸脾二珍二湯兼服。元氣得復而全安矣。

一婦產後腹大痛。覺脇下有塊。脉濶軟數。此血虛挾寒滯而成瘕也。故痛減則塊亦減。小痛定時。則塊亦平復無痕。百治不効。一人教以羊肉四兩。熟地二兩。生姜二兩。酒煎服汁十三次。塊與痛全消。盡釋而安。

一座婦產後小腹作痛。服行氣破血之藥不効。其脉洪數。此瘀血內潰為膿也。以瓜子仁湯二劑。痛止。更以太乙膏下膿而全愈。

一婦產後小腹痛。小便不利。用薏苡仁湯二劑。痛止。更以四物湯加桃仁紅花。下瘀血而愈。大抵此證皆因營衛不調。兼於血停滯。其脉洪數。已有膿脉。但數微。有膿脉者。逢堅。方仍瘀血。可下之而愈。

一婦產後。小腹作痛。有塊。脉芤而濶。此血虛挾瘀。以四物湯加桃仁紅花。延胡牛膝木香治之而安。

一婦產後小腹痛甚。手腳墜急。神昏厥冷。脉緊濶大。此瘀血夾冷凝結。而心失所榮。神明失指也。投以失笑散加姜桂煎湯一服而甦。二劑而痛全止。厥亦回。再以四物湯加炮姜肉桂白朮陳皮。調理半月而康復如常。

一婦產後小腹痛脉數滯滑。此瘀血停滯。故欲成癰。爪子仁湯下之而安。

一婦產後惡露不來。或常較多。醫以溫藥止之。遂腹痛牽引小腹難忍。脉滯沉濶。此血氣凝滯而不調也。投失笑散用木香枳殼煎湯。二服而安。

一婦產後腹中污痛。牽引小腹。東寒熱不止。脉虛濶芤浮。此惡露已盡。衝任受寒。而營衛不調也。投當歸建中湯四劑。而寒熱減。腹痛退。小腹和。又以八珍湯加姜棗。調治半月而霍然矣。

### 脇痛門

一產後因怒傷肝。兩脇痛。脈吐血甚。或惡寒發熱。診脉軟虛弦。辨以為無氣。兩虛寒氣。宜用八珍湯加柴胡丹皮炮姜而血頓止。痛脹亦減。又以十全大補湯加炮姜而寒熱亦解。調理半月而康健如常。

### 腰痛門

一婦產後腰痛牽引。腹脹喜噫。諸药皆嘔。脉濶弦。辨以為脾虛血弱。胃氣不化。而濶陰生。壅腎。蒙受制使。然也。用白朮三錢。久製酵熟。培脫為末。每劑一兩。米飲調下。四劑痛減。四十餘劑而霍然矣。

### 頭痛門

一產婦患頭痛。日用補中益氣湯不缺。已三年矣。稍勞則惡寒。內熱。脉軟而濶。辨以為陽虛不能布瀆。仍用前方加裏附子二錢。三十劑而痛不再發。

一婦產後頭痛。而嘔口苦。已二年矣。日服四物等藥無効。診之。脉數虛弦微濶。曰。此腎水不足。不能涵

養肝木而血虛生風也。用六味丸加柴胡歸芍五味子兩月餘而二年之患一全瘥矣。

一郭改恂嫂金華居。產七日不食。始言頭痛。頭痛已。又心痛作。既而又目睛痛。如割如刺。更作更止。相去無瞬息間。每頭痛甚。破取大石蠻瓦久斬定。心痛作則以十指按掌。血流滿掌。痛定自復。痛又以兩手自別取之。如是十日不已。衆醫無計。脈緩不虛。此無他。乃積聚轉攻經氣。全塞所以更作。痛全用殺虫藥。先進黑龍丹半粒。疾少間中。夜再進方瞑目寢。如平時。至清晨下一升。約二升許。如蝗虫子三疾減半。已刻又行。如創畢而頓愈矣。

### 遍身疼痛門

一婦產後身腹作痛。發熱不食。煩躁不寐。盜汗。腹痛。服解散祛血之藥。不時昏憤。脉洪大。重按如無。此元氣大虛。邪氣極伏。投補中益氣湯。加炮姜。生夏。病勢頓退。二三。又齎。寢食甘美。但背強而痛。此邪雖外解。血氣併虛。又用八珍湯。十全大補湯。調理半月。而康復如常。

一座婦遍身頭項作痛。安寒。拘急。脈浮。此風寒傷營之證。用五精散一劑。汗出遍身而愈。但督忘發熱。此外邪去而真氣內虛。用八珍湯調理而安。

一婦六月生產。產後多汗。倦怠。不敢袒被。故汗清被濕。冷則浸溼得風濕。反痛。脉細弦浮。遂以羌活續斷湯數服而愈。

### 脚氣門

一婦產後兩足及痛。直至腿膝。脉細緊弦。此風濕襲經而邪搏於下也。投獨活寄生湯。加肉桂一劑。而汗出病愈。後因勞復作。脉數軟弱。此血氣太虛。脾陽不能統運。故汗出如水。吐痰如湧也。用十全大補湯。培養氣血。病勢漸減。惟飲食日少。肌內日瘦。脉數沉細。此命門火衰。脾土虛寒。而吐痰肌削。納化遲難。

也用八味丸歸脾湯一月而病始全。筋肌肉亦漸生矣。

### 傷寒門

一婦新產後惡露滿少。寒熱不止。飲食少進。神志時昏。脉軟細數。此衝任兩虧寒。初傷之。為血分傷寒。投

三物建中湯合清魂散二劑而寒熱頓解。改用八珍湯去川芎。甘草加姜桂三劑而全安。

三物建中湯  
當歸赤芍肉桂

桂清魂散  
見產後

一婦產後寒熱泄瀉。惡露不行。小腹痛。脈細弦數。此中氣太虛。寒邪傷之。而不能化血也。投理中湯合三物建中湯去當歸加荆芥澤蘭三劑而寒熱退。惡露行。小腹痛減。泄瀉漸稀。又以理中湯加熟地肉桂數錢則泄瀉定。腹痛除。調理半月而健旺如常。

### 中風門

一婦產後患中風。手足不便。諸治不効。反加腹痛雷鳴。自汗泄瀉。四肢逆冷。脉細弦滑。此脾土虛寒。而不能制濕。以名風也。投六君子湯加姜附各五錢。木應以參附各一兩。乾姜炮黑五錢。白朮五錢三劑始應。又以十全大補湯加姜附三十餘劑而始安。手足亦漸漸輕捷矣。

一婦新產後血崩發熱。右手足不便。脉數微弦。此血虛中風。而不能統血歸經。以榮筋也。投大秦艽湯。屏去風燥諸藥。如虎骨鹿角霜三劑而血定熱退。惟手足偏右軟瘻。毫不能舉動轉移。猶喜飲食漸進。神志漸寧。脉更軟數。改用十全大補湯去川芎。甘草。加炮姜黑附虎骨膠鹿角膠三十餘劑而輕便如常。

此吳雲昌長媳  
荆芥  
汁煮

秦艽用

### 產證門

一杜任治郝質子婦產四日忽腹痛。眼口脣反張。任診脉弦以爲發燒與大豆紫湯獨活湯而愈。

堅志一內室方分殊猶在肩中。心發瘧頭足反接相去幾二三尺餘。家人驚駭以數婢強拗之不直。適有獨活一味急煎飲之。召醫未至。連飲三次遂能直。及醫至。乃即愈矣。

癥瘕門

一產婦因太勞。兩臂不能屈服。蘇合香丸肢體痿軟。汗出如水。余以為前華辛香耗散真氣。腠理虛而津液妄泄也。脉虛軟。先用十全大補湯加五味子。補裏腠理收斂真氣。汗止。又以四君子湯調補元氣。更用逍遙散大補湯調理一月而康。

一產婦先胸乳痛脹。後因大怒。遂口噤吐痰。臂不能伸。小便遺出。診之。左三部脉弦。余以為肝經血虛風大相煽。而不能榮經絡也。先用逍遙散治之。則臂能屈伸。又以補肝散六味丸數劑。而諸證悉平。一婦人發癰。遺尿自汗。面赤或青。飲食如故。肝脉弦緊。余曰。肝經血燥生風而發癰也。以肝主小便。其色青。肝火炎則赤。筋絡失養則癰也。法當滋陰血。清肝火。遂用加味逍遙散。不數劑而諸證悉退。又以八珍湯加丹皮山梔。調理一月而全安。

一婦人產後血風。患癰。瘀脉濁浮弦。此血分受風。而筋脈失養也。遂以小續命湯加減數劑而安。拘蠻門

一婦產後筋蠻脅軟。肌肉瞞動。脉軟虛數。此氣血大虛。虛風內煽。而筋失所養也。用十全大補湯藥三十餘劑而安。

一婦產後手麻。服愈風丹。遍身皆麻。神倦怠。脉軟弱濁。此陽氣虛而不能統運也。用十全大補湯。加炮姜數劑。而麻漸退。虛漸回。改逍遙散加姜汁。又數劑而全安。不語明。

一婦產後不語。脈數弦浮軟濇。此氣虧血滯。秋風邪而心氣閉塞。神機不能鼓舞也。用八珍散一服而能言。三服如舊。後因勞而不語。內熱晡熱。肢體倦怠。飲食不進。脉軟微數。此心脾大虛。秋熱而神機不能開發也。用加味歸脾湯為主。佐以八珍散而愈。後復因怒不語。口噤發搐。脣青反張。或小便見血。或面赤或青或黃。脈數弦浮。重按綿軟。余以為心血太虛。而不能化氣。致見心肝脾三經之色。用八珍湯加鈎藤茯神遠志四劑。而漸漸能言。又用加味歸脾湯百餘劑。而病不再發矣。

讓語妄言門

一婦產後形體倦怠。其時發讓語妄言。脈數虛濇。此心氣虛而血不榮心也。用柏子仁散稍減。又用加味歸脾湯而愈。又因暴怒。腸痛狂言。小便下血。脉軟弦數。此肝血虛而肝大旺。肝熱則多言也。用加味逍遙散。以清肝火。養肝血而瘥。又以加味歸脾湯三十餘劑而全安。

顛狂門

一婦產後時顛時狂。或言或笑。或怒或哭。脈數弦洪。此心氣虛而心火為之升降也。先以茯神湯。炭補其心顛狂之勢。日以漸減。又用八珍湯加遠志棗仁三十餘劑而全安。

一婦產後亦患前證。用安神化痰等藥。病益甚。反加神思困倦。飲食不進。余診之。脉軟微濇。此心脾血氣大虛而痰鬱也。遂以參木芑歸茯神棗仁遠志大劑。與服計四動餘而漸安。又用歸脾湯五十餘劑而全愈。

乍見鬼神門

一婦產後別無他病。時若與人對語。或驚叫。或悲愁。家人勸慰。乃大聲曰。鬼神逼至。威隊成群。曷不與我敬送之。醫用調經散。愈而復作。仍用前藥。反朝暮。寒暑。疫涎上湧。脈軟急疾。重按無神。余曰。此血

氣大虛心失所養而神不守舍也。故乍有所見名之曰乍見鬼神。朝用八珍湯加棗仁遠志。夕用加味歸脾湯加棗仁柏仁各五十餘劑。而寒熱頓解。痰涎亦化。病不再發。

### 驚悸門

一婦產後患驚悸。惕惕然驚忪忪然悸。日夜摩盪。醫用琥珀地黃丸。局方妙香散隨効。後因勞復作。仍以前二方服之。其證益甚。反發熱惡寒。診六脉洪大。按之無神。此血氣大虛。胆失所依也。用十全大補加味歸脾二湯。各百餘劑而安。

### 恍惚門

一婦產後心神恍惚。盜汗自汗。發熱晡熱。面色黃白。四肢畏寒。脈軟微數。此血氣大虛。神失所依而心脾之陽不能上奉而外敷榮內也。用八珍湯不應。更以十全大補加味歸脾二湯。俱加棗仁五味。服五十餘劑。方始克應。後因勞怒發厥昏憤。左目牽緊。兩脣抽動。小便自遺。脈軟急疾。以為肝火熾盛生風而掩擾。神明失其主宰而昏厥也。仍以十全大補湯加鈎藤山梔。數服而病愈。再用十全大補湯加辰砂遠志丸服而病不復發。

### 虛煩門

一婦產後心胸煩滿。氣短不寧。脈數弦濶。此心氣鬱而虛熱乘心也。與竹葉湯三劑稍寧。又以竹茹湯去黃芩。加歸身四劑。再用加味道遜散及加味八珍湯。各數服而全安。

一婦素稟薄弱。新產後去血過多。心煩不寧。余診之。脈濡數細濶。此血氣兩虛。心神失養而虛煩也。先以人參當歸湯數劑稍寧。又以逍遙歸脾二湯調治數月全安。

### 發渴門

一婦產後發渴朝寒暮熱。肚腹作痛。以手按之不痛。脉軟微數。余以為氣血俱虛。津液不能上奉也。當以八珍之類治之。彼不信余言。反行逐血。更加發熱。煩燥。脈更軟數。余用當歸補血湯。熟地漸止。更以八珍湯加麥冬、五味子。補其血氣。滋其津液。而腹痛止。渴亦頓解矣。

一婦產後惡露不行。上渴下瀉無少寐時。脉軟弦浮。此脾胃虛而津液不能上奉也。與七味白朮散二劑。泄瀉頓止。又用八珍湯加橘粉炒麥冬、五味子三十餘劑。而渴亦全解。

一婦產後略聞聲響。其汗如雨。頃刻昏憒。諸藥到口即嘔。脉軟沉細。余以為脾土虛寒。大不能生。而衛氣不密也。用參附末五味子。濃汁細丸。乾噙嚥汁。仍以參附芪末。熟地歸身五味數十劑。而汗定。身康矣。一婦產後盜汗不止。神思困倦。口乾引飲。脉數虛濶。余以為血虛有熱。遂令以當歸補血湯代茶。又以當歸六黃湯。炒柏子仁。倍加人參五味子。煎服四劑。盜汗不復作。渴亦頓解。而身康矣。

### 發熱門

一大母愈君之內。產後惡露已去。發熱。晡熱。便血吐血。小便頻數。而無盜汗潮熱時。痛脹不止。肚腹痞脹。余以為諸藏虛損。治當固本。彼自恃知醫。反用降火之劑。更加瀉利。腸鳴嘔吐。不食。腹痛足冷。始信余言。診其脉。或浮洪或沉細。或如無其面。或青黃或赤白。此虛寒在內。而外乃假熱。時值仲夏。當苦時從證。先以六君子湯加炮姜肉桂。數劑。痛脹復退。利亦遂瘳。更以十全大補湯。加炮姜大棗三十餘劑。而熱亦不復發矣。

一僕者楊敬之內。產後發熱。瀉利。更兼吐衄。或用溫補化痰。不應。面色蒼黑。兩尺浮大。按之微細曰。此命門大虛。不能生脾土。而虛陽外浮。濕不受制也。以八味丸補土之母。而痰利皆除。熱亦不再發矣。

一婦新產甫經三四日。惡露雖通。血氣未定。且朝早起感冒。遂身熱目暗。如中風狀。脉數弦濶。即以清魂散

加肉桂當歸一劑而得微汗三劑而身熱全瘳目亦不復暗矣

滑伯仁治一婦產後惡露不行頭疼寒熱脅腹悶痛衆皆以為感冒暑熱委附溫之益大熱遂手足搘搘語齶目瞑宛如中風狀滑診其脉沉弦洪數面赤唇焦口中喃喃不可辨舌黑如炭燥無津液胸腹不勝手按蓋以燥熱搏血血熱生風而壅而為痛也此熱入血至血結生風之候先以清熱降火涼血治風之藥兩服頗爽繼進琥珀牛黃等稍解人事後以張從政三和散行血破瘀三四劑惡露大下如初時產已十餘日矣於是諸證悉平

一婦經盛暑月中產三日惡露不行遂發熱狂言叫呼奔走擎捉不住脉大而疾此敗血冲心心氣不降而神明失指也以乾荷葉生地黃牡丹皮前湯調下生蒲黃三錢一服即定惡症下而安

一婦產後身熱汗多時發督脈暎暎口渴或時頭痛恐心醫用四物涼血病不減用小柴胡湯病益甚汪石山診之脉浮搏指汪曰產後而得是脉又且汗多而脉不為汗衰法在不治所幸者不喘不泄耳其脉如是蓋為涼血藥所搏激也遂以人參三錢黃耆三錢當歸身二錢冬草白朮各錢半炮姜一錢煎服五劑則脉欬汗收熱退而病漸安矣

王金鑑治人產後因沐浴遂發熱嘔惡渴欲飲冷水齶口妄語若狂益其體氣豐厚素不受補醫用清涼之劑則熱躁轉增汪診六脉浮大洪數曰產後氣冒暴虛孤陽外越內真陽而外假熱也宜大補氣血與入珍湯加炮姜一錢一劑而熱減大半病人自以素不受參不宜再服過一日大熱如火復與前劑潛加參耆炮姜三四劑而熱退身涼脉亦靜而病不再發矣

寒熱門

一婦產後惡露已行惡寒發熱不休脉象軟數重按無神此營衛大虛不能布濩也用十全大補湯加炮

姜數劑而愈。惟飲食不甘。肢體倦怠。用補中益氣湯加炮姜而漸安。後又飲食後犯怒。遂復受寒發熱。反抽搐咬牙。難於候脈。視其面色青中帶黃。欲令按腰以手護之。此必肝木侮脾土。飲食停滯。而清陽失動。百脉皆無血氣以滋榮也。六君子湯加木香鈎藤一劑而減四劑而全安。

一婦產後惡露已行。發熱不上。脉數虛軟。此血氣虛而陽微外亡也。余欲用八珍湯加炮姜治之。其家自恃知醫。以為風寒未解。欲用小柴胡湯。余曰。寒熱不齊。乃氣血虛之不能外衛之象。不信。仍服一劑。汗出不止。讒語不絕。煩熱作渴。肢體抽搐。始信余治。乃改用十全大補湯加炮姜。不應。脉洪大。重按全無。此因虛極生寒。內真寒而外假熱也。仍以前方加附子四劑。稍緩二十餘劑全安。

吳菱山治一婦人。產後去血過多。食後脹悶。頭皮身痛。寒熱如瘧。左手弦大。微有寒邪。右手弦滑不拘。乃飲食於痰火也。二者皆因虛而得。宜養正祛邪。遂以茯苓補心湯去地黃加羌活。青皮芍藥三服。汗出身涼。其患漸瘥。然後以八物湯調理半月。後始全愈。

一婦產後惡露未盡。瘀血入絡。又感寒邪。身反寒熱如瘧。脉浮緊細弦濶。與生科五積散立帖。惡露下而寒熱諸證悉瘳。

一婦產後惡露未盡。因早離床幕。寒濕之氣客於經絡。乍寒乍熱。不已。脉浮緊細軟濶。此寒鬱質經不能運行血氣。而托出外邪也。予與生科五積散三劑。惡露下而寒熱亦解。

一少婦初產。甫經四日。冷物傷於脾胃。但覺身中不快。心腹滿悶。或嘔逆食少。或腹脅刺痛。晨起寒晚發熱。深夜則恍惚。讒語。嘗嘔吐則抽搐類風癲。喜多端。諸醫莫測。或作虛風。或云血熱。用溫熱行血而獲効。以寒涼退熱而病增。如此半月。卒無定處。往石山診其脉。弦而躁。逐令按小腹急痛。知瘀血未盡也。思此症惡露原通。未必血瘀腹中。但因寒涼所傷。血瘀停滯下焦。日久遇抑。溢於經絡。所以變生諸證。須

得大調經散倍入琥珀化諸惡心成水。且寒方愈。遂煎前藥服之。五日後行惡水斗許。莫不可正。惠人覺。傷病勢漸減。然後以人參養營湯數十劑。月餘如初。

瘧疾門

一婦產後惡瘧。發執作渴。胸膈脹滿。遍身作痛。二日不食。嘔酸噯氣。脉弦滯濡。此飲食所傷。脾胃不能轉化也。用六君湯加神曲山楂四劑而不作酸。脈之濡滯已。鬱流利乃去。神曲山楂又數劑而飲食漸進。其大便不通。至三十五日。計飲食七十餘碗。腹始悶。令用猪胆汁導而通之。其裏且不甚燥。瘧乃愈。一婦產後患瘧。久不愈。苦楚萬狀。百疾蜂起。或頭痛。或腰痛。或身痺。或嘔惡。其脉或洪大。或微細。或弦緊。或沉伏。此寒熱交爭。而正氣不勝。邪不受制也。遂以六君湯加炮姜二十餘劑。脉證始定。又用參术煎膏。佐歸脾湯百餘劑而始瘥。

一婦產後朝寒暮熱。或不時寒熱。久不愈。脉弦遲。不調。此正氣內虛。不能勝邪。而外却也。用六君子湯補中益氣湯相間煎服。各三十餘劑而始瘳。

蓐勞門

汪石山治一婦人。產未滿月。因暴怒。血流如水。三日方止。隨又勞苦。四肢無力。日晡潮熱。睡中汗出口乾。五心如炙。諸醫皆用柴芩薄荷之類。其效愈熾。其脉弦大無力。此蓐勞也。以四物湯料一兩。入胡黃連。秦艽青蒿各一錢。煎數服。執退身涼。後以胡黃連八珍湯料丸服而全愈。

痞悶門

一婦產後食角黍。煩渴。痞悶。腹滿。大便欲去。服消導之劑不應。飲食日減。肌體日瘦。已半年矣。脉軟沉滯。薛以為食積久停。令用大酒麴炒為末。溫酒調二錢。俄而腹鳴良久。仍下棕而愈。

一婦產後食魚肝腹痛患痢。脉弦微濶。此魚為水中之味。肝為魚內之溝。惟能助濕傷脾。滑利腸胃。所以諸藥不能支應。今以陳皮白朮等分生研為末。茱莉花濃汁調下三錢數服而痛痢全癒。

腹脹門

一婦產後患腹脹。或以為瘀血用枳實湯敗血果下。脹急益甚。脈數軟濶。此脾氣虛而清陽下陷。脉絡不能宣通。而瘀血未盡也。朝用補中益氣湯。夕用六君子湯。俱加炮姜。仍下瘀血而後安。

一婦產後惡露少。遂致大腹脹悶。嘔吐不定。脈數濶弦濶帶。此氣虧不能化血。而濕伏於中也。取枳湯三錢。而血水大下。腹脹頓退。後以六君子湯數劑。嘔吐不復再作矣。

浮腫門

一婦產後飲食少思。服消導之劑。四肢浮腫。飲食益不能進。脈軟微濶。余以為中氣不足。清陽陷而濁陰不化也。遂朝用補中益氣湯。夕用六君子湯各數劑。腫退食進而愈。後因怒腹脹誤服沉香化氣丸。吐瀉不止。飲食不進。而小便不利。肚腹四肢復腫。乃以金匱腎氣丸加減。調治三十餘劑。而諸證悉平矣。

一婦產後泄瀉。面目四肢浮腫。喘促惡寒。脉數浮軟。余以為肺脾虛寒。不能輸化濁陰而氣陷也。先以六君湯加炮姜而泄瀉定。後以補中益氣湯加炮姜五味。則喘腫諸證悉平矣。

積聚門

一產婦腹中似有一塊。或時作痛而轉動。按之不動。面色淒黃。痛甚則皎白。脉浮而濶。余以為肝氣虛而血弱。不能營運也。不信。乃服破血行氣藥。屬益甚。轉動無常。又認為血鬱。更用破血駁逐之藥。痛攻

兩腑肚腹尤甚。益信為血虧確服下血等藥去血過多。形氣愈虛。肢節間各結小核。隱於肉裡以為盤子。畏寒而走散於外。余曰。肝藏血而養諸筋。此肝血復損。則筋失所養而筋掣也。蓋肢節胞項皆爲肝胆部分。當養其脾土。補其肺金。以滋肝血。則筋自不掣。核自消散。而痛無不解。始任余用八珍湯逍遙散歸脾湯三方迭治。各數服而核消痛漸安矣。

一婦產後兩肋腫脹。小便滯滯。腹中有塊作痛。或上冲腸腹。或下攻小腹。發熱惡寒。肌肉消瘦。飲食無味。脈軟虛濶。久而不愈。余以為肝脾虧損不能營運血氣也。遂以逍遙散入珍湯歸脾湯隨證發逐。各三十餘劑。而諸證悉平矣。

### 霍亂門

一婦產後停食霍亂。用藿香正氣散已愈。以後胸悶脹。飲食稍過。非嘔吐即泄瀉。脈數虛弱。余以為脾胃兩虛土不制濕也。用六君子湯加木香。益智治之。漸愈。後因飲食不調。更乘恚怒。又患霍亂。胸腹大痛。手足逆冷。用附子散。又用八味丸。補脾土之母。而痛不復發。

一婦產後吐瀉作酸。面目浮腫。脉象虛重。取細瀉。此脾胃虛寒。而肝鬱乘脾也。遂以六君子湯。加炮姜。越鞠丸。而作酸退。又以補中益氣湯。加半夏茯苓。而吐瀉止。脾胃康復如常矣。

### 嘔吐門

一婦產後朝吐痰。夜發熱。晝夜無寐。或用清痰降火。飲食日少。肌內日瘦。余診脈數虛弦。曰。朝間吐痰。脾氣虛也。晝夜無寐。心脾血耗。而肝火內擾也。遂用六君子湯加味逍遙散。加味瀉加味歸脾湯。以次調理。而諸證悉除。

### 呃逆門

一婦產後惡露不通。三日後水穀入口。即發呃二三聲。醫用丁香柿蒂湯不應。反加昏憽。口中喃喃。呃發則撮口抬肩。危迫殆甚。薛氏診之。脉洪濁。動曰。此難產也。驚心氣不下。胃氣上逆。瘀血阻而升降失調也。其夫應之曰。然。三日不產。分娩後即便如此。遂以失笑散。熱童便調。下二錢。一劑而甦醒。再劑而呃減。三劑而呃定。惡露亦下。而霍然也。

一婦產後惡露不行。身熱不解。偶飲涼茶一二口。即發呃不止。薛氏診脈急疾。重按緊濶不調。曰。此外有陽和。內傷冷飲。遂以清魂散。摩入丁香肉桂各五分。一劑熱退。再劑而呃定。霍然脉亦和緩矣。

### 欬嗽門

一婦產後一月有餘。小腹作痛。欬嗽食少。微覺潮熱。增寒。脉濁弦數。此衝任受寒。血滯而上干肺絡也。日久失治。乃勞怯之根。投以新製溫經飲。三劑而稍涼。調治半月而全瘳。

新製溫經飲。肉桂杏仁

仁丹參。黑荆芥。竹芩。斷續

一婦產後欬嗽痰鳴。時有寒熱。脉數弦浮。此外感風寒。留戀肺絡也。投以旋覆花湯。三劑而欬嗽稍減。調治半月而全安。

### 喘急門

一婦產後喘急自汗。手足俱冷。常以兩手護其脅腹。脉細沉軟。此真火衰弱。虛陽欲脫也。投參附湯四劑而安。後加熟地黃。耆白。大當歸。元服而喘不復發。

浦江吳輝妻孕八個月分娩。因二日後洗浴。即氣喘。坐不得臥。五日後身熱惡風。得煖稍緩。兩關脉動。尺寸皆虛。百藥不効。余以丹皮桃仁桂枝茯苓。乾姜枳實厚朴桑皮蘇葉五味。蔓仁三服。得臥。其痰如矢。益作汚血。感寒治之也。

### 鼻衄門

一婦產後血逆上行。莫効心躁。舌黑口乾。脈數沉濁。此惡露不下。瘀血上升也。遂以益母丸二圓。童便化下。裏鹹漸止。惡露漸下而安。

一婦素多大產。後已十三日。惡露已行。莫効不止。脈數弦浮。此去血過少。陰不維陽。而虛陽上逼動血而下溢也。遂以四物湯冲熱童便一服頓止。再服全安。

### 泄瀉門

一婦產後泄瀉發熱作渴。吐痰甚多。肌體消瘦。飲食少思。或胸膈痞滿或小腹重墜已年餘矣。脈濡弦滑。余以為脾胃虛弱不能制濕。而關門不固也。朝用二神丸。夕用六君子湯。各數劑而諸證全安。

一婦產後泄瀉。嘔吐吞酸。面目浮腫已數月矣。脉虛浮弦。此乃脾氣虛寒。火不生土。而不能制濕也。先用六君子湯加炮姜附子。佐以越鞠丸。而吞酸愈。腫嘔除。又用補中益氣湯加附子茯苓而泄瀉止。脾胃健。飲食漸進而身體康復如常。

一產婦泄瀉年餘。形體骨立。潮熱。晡熱。目汗盜汗。口舌糜爛。日吐痰二三碗。脈數洪大。重按全無。此命門大衰。脾土虛寒。而假熱發露也。吐痰者。乃脾土虛寒。而不能運化津液也。遂用八味丸。補火生土。又用補中益氣湯兼補肺金。而脾胃健。泄瀉止。痰亦不吐矣。

汪石山治一婦產後滑泄瀉水粒米入口即瀉出。片剝勿容。如此半月。餘衆皆危之。或用五苓散平胃散。益甚。汪診之。脉皆濡緩而弱。曰。此產中努力以傷其脾。脾傷則胃亦不能納化。濕得妄行而滑泄也。若用湯藥徒滋其濕。令以參术白朮散去砂仁加肉果補骨脂。姜棗湯調服。旬餘而瀉定身康矣。

### 痢疾門

一婦產後食雞子。腹中作痛。面色萎黃。服平胃二陳。便下痢腹脹。服流氣飲子。又小腹有一塊。不時上攻。

飲食少進脉緩虛弦此脾胃虛寒肝木克侮脾土而氣陷結積也用補中益氣湯加木香姜茱漸減又以八珍大補二湯俱加炮姜木香調理一月痢止脹退而康

一婦產後痢未至月滿即食冷物及酒冷熱相搏而與血攻擊滯下純血纏綿極痛診其脉大無力此濕熱傷血蘊蓄腸胃也用黃芩芍藥湯三服而漸安

一婦產後腹痛後重下痢無度形體倦怠飲食不進與余為隣余診脈細軟弱曰此脾胃俱虛大不生土也用四神丸十全大補湯尋愈但飲食不化肢體倦怠又用補中益氣湯加炮姜而安一產婦五月患痢日夜無度小腹痛墜發熱不惡寒用六君子湯送香連丸二服痢漸稀痛漸減又以前湯四神丸四服全愈此乃濕熱傷脾之痢也

大便不通門

一婦產後大便不通已七日矣飲食如常腹中如故脉軟微濇此血氣虛而不能濡潤宣通也故飲食不減腹無脹滿用八珍湯加桃仁杏仁至二十一日覺腹滿欲去用猪胆汁導之先去乾結燥糞五六枚後皆常糞而愈

一婦產後大便不通已經八日或用通利之藥中脫痛服不思飲食又云通則不痛痛則不通乃用蜜煎導之大便不禁吃逆不食余診脉軟微濇此脾胃虛而初不傳送復受雖傷所以不能禁固也吃逆不食胃氣垂亡勢甚危迫遂以六君子湯加吳茱萸肉果補骨脂五味子數劑病幸獲効而身漸康一婦產後大便秘結小腹痛脹用大黃等藥吐瀉不食腹痛胸痞脉虛弦細此脾胃虛寒關門失啟閉之職余用六君子湯加黑附炮姜木香肉果治之而愈

一婦產後大便秘澀諸藥不應苦不可言診其脉濶口燥此血枯津涸令飲人乳而安

小便不通門

一婦產後小便不通。諸藥不應。脈數沉濶。此衝任血虛氣燥。膀胱不能施化而水竭焉。今以梨汁和人乳各一杯。日夕兼進。而溺漸通。口亦不燥矣。

遺尿門

一產婦素脾泄。產後飲食少思。五更必遺。夜不自覺。倦怠無力。六脉軟弱。此中氣虛。脾胃不足。而腸胃滑脫也。今以補中益氣湯送四神丸。半月而霍然。

淋瀝門

一婦產後小水淋瀝。或時或出。服分利降火之劑。不効已二年矣。脉軟微數。此肺腎虛。之氣不施化也。今朝服補中益氣湯。加重前子暮用六味地黃丸。加麥冬五味。各數劑。而日漸痊安矣。

小便頻數門

一婦產後小便頻數。時忽寒戰。脉軟微數。此脾肺俱虛。膀胱不能化氣也。遂以補中益氣湯。加山茱萸。佐以桑螵蛸散而愈。後患發熱。晡熱盜汗。日汗。月經不調。服加味道遙散而安。

一婦產後小便頻數。始而吐痰。發熱。繼而日晡潮熱。脉軟虛數。此膀胱陰虛陽不施化。故水府蓄泄不靈。遂用補中益氣湯。朝暮兼服。而日漸痊安。再用六味地黃湯同服。

小便不禁門

一婦產後小便不禁。二年不愈。面色青赤或黃白。此肝脾兩虛。血熱而迫水府也。脉虛數沉。运用加味道遙散。佐以六味地黃丸而愈。後因暴怒。小便復遺。大便不寢。左目翳小。面色頹赤。脉弦濡數。仍用加味逍遙散。佐以六君子湯。俱加桑螵蛸。覆盆子。以清肝大生肝血。培脾土安水府。而日漸痊安。病不再發。

小便出血門

一婦產後面黃尿血。脇脹少食。脈數虛濶。此肝火乘脾。迫血而偏滲也。用加味道遜散。補中益氣湯兼服。而血定脹平矣。後為抱不樂。食少體倦。驚悸無寐。而尿血仍作。用加味歸脾湯二十餘劑。將愈。惑於眾說。服犀角地黃湯。諸證復作。仍服前藥四十餘劑。而始得全安。

大便出血門

一產後重後下血。飲食少思。肢體倦怠。諸藥不應。脉軟微數。此中氣虛弱。不能攝血歸經也。投補中益氣湯。加吳茱萸炒黃連。四劑頓止。用歸脾湯調理而全安。

一婦產後。怒則必便血。且寒熱口苦。胸脅痛脹。或小腹痞悶。脈數弦濶。此肝大乘脾。而不能攝血也。投六君子湯。加山楂柴胡而愈。又用加味道遜散。補中益氣湯。而血不復下矣。

一產婦產後下血。脉軟遲濶。此脾胃虛寒。不能攝血歸原也。投以補中益氣湯。加白芍。炮姜。漸熟。又加炒黑附子。數劑而始痊。

一產婦大便下血。口乾飲水。胸脅脹。小腹重墜。脉數弦虛緊濶。此肝脾血虛。肝陽侮土。而不能攝血也。投以逍遙散合左金丸稍減。又以六君子湯合補中益氣湯。數十劑而全愈。

一產婦勞倦後。復怒。忽大便下血。身熱時煩。夜間叢語。脈數弦濶。此肝脾素虧。怒則大逆。而熱入血室也。投以小柴胡湯。加白芍生地。二劑而熱退神清。血亦頓減。又用加味道遜補中益氣歸脾二湯。一月而血定全安矣。

陰戶下脫門

一婦年三十餘生女。二日後產。下一物如手帕。下有怕尖。約重一觔。予思之。此因勞之傷氣。以致腎虛。

肝瘻不能約束胞門而陰戶下脫也。卻喜血不甚虛。但因時春暮天寒。寒其冷。乾損壞急。重者三錢人參二錢。白朮一錢。當歸二錢。升麻五分。三帖連服之。即收上得子。遍體乃安。惟下屬少。乾者落一斤。約重二三觔許。蓋脂膜也。資進得眼診其脉濶。左略瘻。視其形却寢與白朮芍藥各錢半。陳皮一錢。生姜一片。煎二三帖養之而全安。

一婦產子後。陰戶中下一物。如合盆狀。有二岐。其夫求來求治。余思之。此必子宮也。乃氣血虛弱而下降於外者。用黃耆升麻大劑一帖與之。半日後其夫復來曰。服二次後。覺嚮一聲。視之已收。但因經宿乾着席上。破落一片。如掌心大。其妻在家哭。恐傷破不可復生。予思之。此非腸胃乃脂膜也。肌肉破尚可復完。遂用四物湯加人參數劑。丸服一料。而復能生子。

一座婦子宮下墜。脈軟虛濶。此氣虛不能收攝而下陷也。遂取黃耆三錢。人參錢半。當歸二錢。升麻五分。冬草八分。作一帖。服。卻今用五倍子末。煎湯洗。又以末敷之。如此數次。即安。

一座婦數日後。水道中出肉線一條。長三四尺。動之則痛。欲絕。脉象不虛。先服失笑散。以帶皮姜二觔研爛入香油二觔。煎油乾為度。用絶兜起內線。卷曲於水道邊。以前姜薰之。冷則熨之。六日後縮其太半。二六日即盡。再服失笑散。參湯下。或另歸調理之。此血實氣虧。不能統攝子宮脂膜而下肉線也。如肉線斷則不可治矣。

一座婦子宮腫大墜出。二日方收。損落一片。殊類猪肝。面黃體倦。飲食無味。內熱喘熱。自汗盜汗。脈軟虛濶。此血氣大虛。真陽不能收攝也。與十全大補湯。去肉桂。加附子。便算芩。冬瓜味三十餘劑。諸證悉愈。仍復生育。

### 前陰腫痛門

一婦產後前陰腫痛右腳難伸。雖虛疲數此脾胃素虛挾肝火而濕熱下注也。要加味道遙散加木仁車前子四劑頓平。仍服逍遙散補中益氣湯各二十餘劑而全安。

一婦產後玉門腫痛寒熱作渴嘔吐不食。外敷大黃等藥內服驅利之劑。遂致腫及於腎。諸證蜂起。脈軟虛緩。此真氣弱而濕氣滯溢於經隧也。先用六君子湯健運脾胃。次用補中益氣湯升舉清陽。不數劑而腫痛如失。寒熱亦解。不復嘔吐矣。

一婦產後玉門腫痛。失治滑腐形體消瘦。飲食少思。朝寒暮熱。自汗盜汗已半年矣。脉軟虛濶。此氣血大虧。而濕濶於下也。遂以補中益氣湯加茯苓半錢數劑而濃水漸少。飲食亦漸進。又用歸脾湯五十餘劑而全愈。

### 產戶不閉門

一婦產後玉門不閉。飲食少思。脉軟虛濶。此氣血太虛。而真陽衰耗失其啟閉之權也。遂用十全大補湯加附子萸肉三十餘劑而玉門自收。九服而如舊矣。

一婦產後玉門不閉。發熱惡寒。脉軟虛細。此氣血虛寒。真陽不足。而榮衛不能布濩也。與補中益氣十全大補二湯俱加附子炮姜。迭治而寒熱退。更加五味山萸三十餘劑而玉門無恙矣。

一婦產後玉門不閉。小便淋澀。腹內有一塊。攻走脇下。或脹或痛。脈數弦虛微濶。此肝脾虛弱。怒火逆滿而濕熱下注以結塊也。與加味道遙散加車前子數劑而小便利。更以前方去山楂加川棟子小茴香。又數劑而諸證悉退。玉門亦永久無恙矣。

### 乳汁不行門

一婦產後乳少。服導通之乳房腫脹發熱作渴。而乳汁絕不能行。脉虛微數。此血氣虛而不能行。上為乳

Last page  
200 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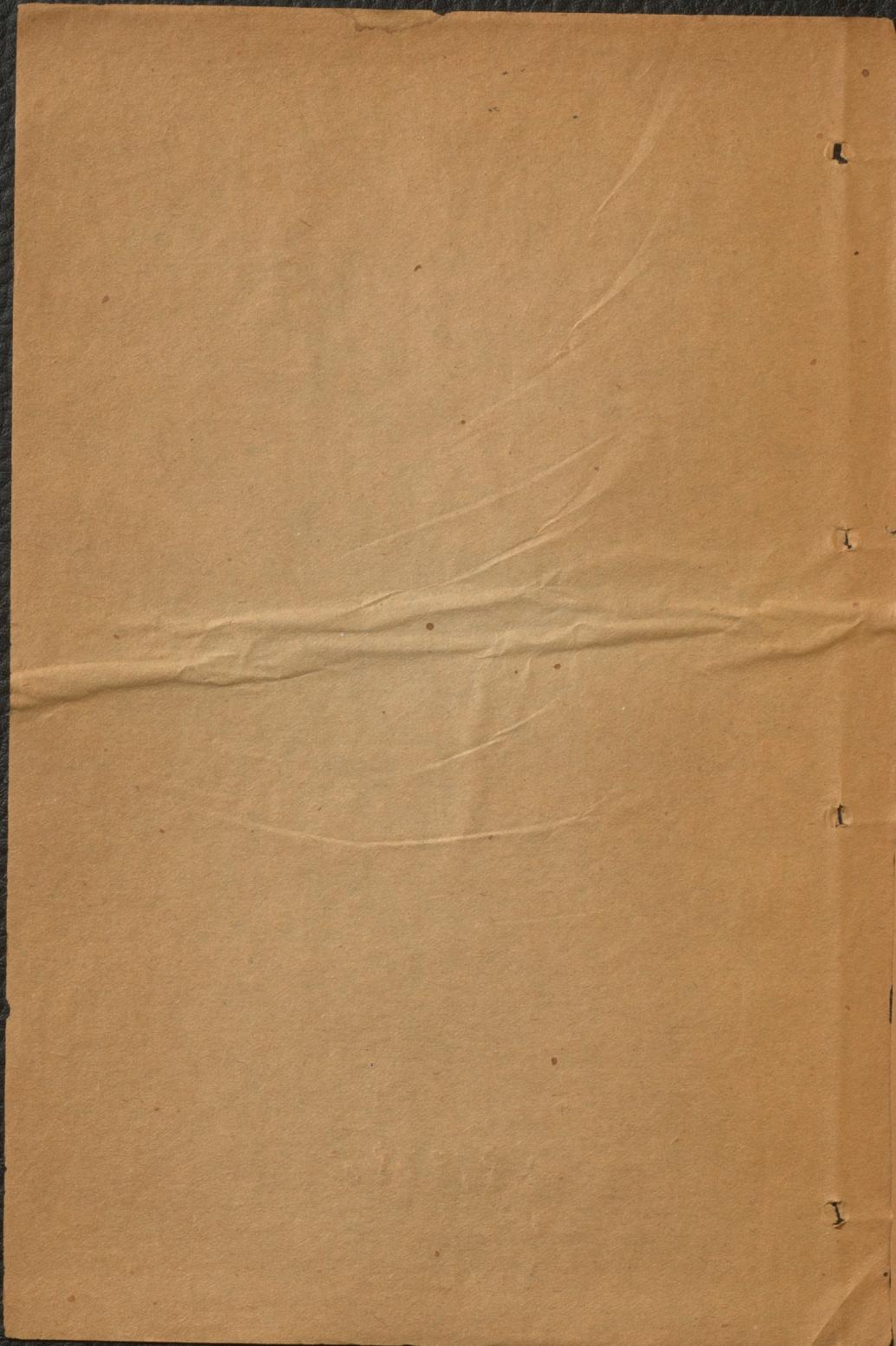
竅壅閉不通也。與王露散加蓮房荷梗補而通之。又用八珍歸脾二湯各三十餘劑而乳汁湧出不虛。乳腫亦即霍然矣。

乳汁自出門

一婦產後勞役太過。忽然乳汁湧出。昏昧吐涎。脈軟急數。此血氣大虛而因勞奔迫以發厥也。灌以獨參湯而神漸甦。更以十全大補湯數劑而乳汁收。神志清。涎亦不復再吐矣。若婦人血氣方盛。乳房作脹或無兒哺。痛脹發熱。憎寒。用炒麥芽二三兩。水煎服即消。此即斷乳法。如胎前乳汁先出。謂之乳極。生子多不育。當大補之。

Yed has  
Oats

卷之三



H87378h  
1907  
v. 16